巴羅哈著

山民牧唱

人民文學出版社

巴羅哈著

山民牧唱

魯迅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根據魯迅全集出版社"魯迅全集"紙版重印

書號 195

山民牧唱

著者　巴羅哈

譯者　魯迅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重印 1—10000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重印第一版
定價 3,900 元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本書出版說明

本書所收各篇，是譯者在一九二九、一九三四—三五年間從日本的海外文學新選第十三編跋司珂牧歌調（笠井鎭夫、永田寬定等原譯）轉譯的，曾分別印在沙漠上、譯文、文學和新小說等書刊中。現在根據魯迅全集紙版重印單行本。

作者巴羅哈是西班牙自然主義作家，生于一八七二年。他對于文學和政治的認識，本質上是屬于無政府主義的。一九三一年，西班牙君主制度被推翻之後，他的反民主傾向表現得更加顯著。他對一九三六—三九年的西班牙人民革命鬥爭表示反對的態度，西班牙共和國失敗後，他便與法西斯分子合作。

但山民牧唱是他較早的作品，寫山地居民跋司珂族的性格和生活，詼諧而陰鬱，在藝術上有獨創的風格。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三年三月

目次

序文……一
放浪者伊利沙闢台……九
山民牧唱……二五
捉狹鬼萊哥羌台奇……七〇
會友……八〇
少年別……九四
跋司珂族的人們……一二五

序文

——擬『講故事』體——

喂，姑娘，正有一點亂談想給您講講哩。

『什麼，亂談？』怕您就會皺起眉頭來的罷。因爲您是最討厭胡說白道的。

可是，也還是亂談。是有些意思的一點亂談，不過我倒覺得有什麼眞實的東西在裏面的。唉唉，不要這麼的皺起眉頭來呀。用了我那里的土話來說，我雖然是一個『頑皮，』但這可不是我不好。我又有了年紀了，然而也不是我的錯；就是外面鐵板正經，裏面有着那麼一點兒的傻氣和瘋氣，也還是不能怪我的。

『那麼一點兒？』

對了，那麼一點兒。可是我想，這就儘够了。把我弄成這樣的人的，是造化。這一點兒的瘋氣，就擾亂了我的心，常常使我的重心歪到底積外面去。

『又鬧起這麼麻煩的說法來了呀。』

麻煩麼？那是當然的。因爲由您看來，以爲既不應該，也不正當的傷，怎樣的在內面出着血，您簡直不知道。這麼一想，可就使我爲難了。

『阿呀，那可不得了。我相信就是了。』

您要信得堅。從您看起來，我是一個傻子，不必量的東西却要去量，不必稱的東西也要去稱的人，那是明明白白……

『而且不必多說的話也要多說的。』

從您看起來，我一定是一個過重式的人罷。然而呀，我可一向自負是尖穹門式的人物的哩。

『你在說什麼呀？簡直一點不懂了。』

那麼，您就是說，不要聽我的話麼？

「那倒不是的。爲什麼?」

您如果肯聽一會我的話，那就講一個短的寓言罷。我的村子的近地，有一了的大樹林，在那林子裏，有好些燒炭的人們在做工，您就這麼想。

阿阿，姑娘，這一開口，您就覺得已經就是飢談了罷。不過，那是不用管牠的。那些燒炭的人們裏，做着大家的頭一個女兒，是四近最漂亮的人物。她名叫喀拉希阿莎，但我們跋司珂人是都叫她喀拉希的。恐怕您就要問頭髮是黑的呢，還是金黃的了罷。但是，我幾乎不知道。我看見她的時候，就給那漂亮鎭壓住，竟知不清頭呀臉呀是什麼樣子了。如果說這也是飢談，那是不見別的，我也承認的。老實說，因爲生得太漂亮了，不必說，就是您……

「阿阿，胡說白道！」

瑪丁·巴科黎是在想給女兒找丈夫。他是一個看過許多先前的故事的風流人，所以就想，在女兒的命名日裏，邀些自以爲可以中選的青年們，請一回客，從中挑一個女壻早就有

罷。您要說，這種挑選，爺娘用不着來管的罷？那是，也不錯的。不過這是傳統，我們的祖宗傳下來的傳統，那是了不得的文雅的傳統呵……

巴科黎的筵席上，到了七個候選人，是玄妙的數目。因爲別的許多人，都被拒絕了。第一個，是退伍礮兵伊革那勗·巴斯丹，第二個是阿爾契克塞的牧羊人密開爾·喀拉斯，第三，是芬台拉比亞的水手特敏戈·瑪丁，第四，是萊塞加的礦工安多尼·伊巴拉吉來，第五，是培拉的遏羅太闢台部落的孚安·台烈且亞（俗稱孚安曲，）第六，是奧塞的樵夫珊卡戈·莎巴來太（俗稱伊秋亞，）第七，是渥耶司倫部落的青年沛呂·阿司珂那，就是這幾個。這七個幻想氣味的人物，如果向您來求愛，怕會變成實在的七百個人的罷。

『阿阿，胡說白道！』

不，正確到像宇宙引力說一樣的。喫了一通之後，燒炭的瑪丁·巴科黎就另行開口了，『那麼，諸位，請你們講講各樣的本領罷。』他說着，向候選者們環顧了一轉。

天字第一號說話的是士兵巴斯丹。他講了在亞菲利加的冒險，用毛瑟鎗的鎗刺殺過的摩羅人的數目，救了瀕死的性命的女人們，半夜裏在摩洛哥平原上所遇着的危

險。喀拉希一點也不感動。

『大概，是不喜歡軍人罷？』我想，您是要這麼問的。

『不呀，我什麼也沒有問呢。』

但是，她也並非不喜歡軍人。其實，喀拉希是有着祕密的，有着藏在心裏的很深的祕密的。

第二個說話的是看羊的密開爾·喀拉斯。喀拉斯講了在羣山中往來的生活，給山羊和初生的小羊的照管，夜裏看了星辰而知道的事情。喀拉希還是不感動。

『大概，是不喜歡到外面去罷？』我看您是要這麼想的。

『不呀，我並沒有這麼想呢。』

喀拉希有祕密，有着藏在心裏的很深的祕密的。

第三個說話的是水手特敏戈·瑪丁他講了狂風怒濤聲中的洋面的冒險，航海的危險，船被潛水艇擊破時候的可怕的感情。喀拉希不動心。並不是她不喜歡水手，決不是的。這只因爲她有着祕密，有着藏在心裏的很深的祕密的緣故呵。

第四個說話的是萊塞加的礦工安多尼·伊巴拉吉來。他說明了在地下的礦洞的黑暗裏做工，以及掘出那藏在大地的肚子裏面的礦石來，從漆黑的地獄裏，連到太陽照着的地上的努力。喀拉希不動心。因爲她是有着祕密的，有着藏在心裏的很深的祕密的。

第五個，遏羅太闢台部落的獵人孚安曲說話了。他敍述了因爲找野豬，就不怕深冬的寒冷，踏雪前去打獵的冒險，還講了關于自己發明的各樣的獵法，以及和那麼凶猛的動物的鬬爭。然而喀拉希還是不感動。

『喀拉希是不喜歡打獵的麼?』

並不是的。還是爲了她有祕密，有着藏在心裏的很深的祕密的緣故呵。

第六，是奧塞的樵夫伊秋亞說話了。他就講給了樹林裏的冷靜的生活，密林中的深入，自己的小屋子的幽靜和平安……

『可是喀拉希還是不感動罷?』

當然囉，不感動。這就還是爲了她有祕密，有着藏在心裏的很深的祕密的緣故呵。

第七個，是渥耶司倫部落的青年沛呂·阿司珂那非說不可了。然而阿司珂那卻不

礦工，的種族嗄，「獵那人，是，但呵姑娘，這是我們跋司珂族。正經，沈默，不高興說謊的種族。最愛少說的人，善感的人，也代表着傲慢，裝闊，惹厭的罷。」

礦工，的種族嗄，「獵那人，是，但呵姑娘，因爲在這小小的寓言裏，我是代表着多話而碰釘子的軍人，牧羊人，水手，樵夫等輩的呀。」

司珂那呀。什麼，就只是不開口罷了。因爲所謂喀拉希的祕密，很深的祕密，其實就是愛着阿

知道說什麼纔好，講什麼纔好。單是胡裏胡塗的不知所措，一面凝視着喀拉希。

「那爲什麼，她呢？」

「她微笑着，凝視着阿司珂那，伸出手去，允許了訂婚的握手了。

「那爲什麼沈默着的呢？」

并且也代表着空想和夢的哩。懂了罷，姑娘？

放浪者伊利沙闢台

放浪者伊利沙闢台在那荒園裏作工的時候，看見從教堂回家的瑪因德尼走過，是往往自言自語的——

「那娃兒，在想些什麼呢？那麼樣，就高高興興活着麼？」

在他，瑪因德尼的生活，就這麼覺得希奇！像他那樣，始終撞來撞去，走遍了全世界的人，這村子的鎮定和幽靜，自然以爲是無出其右的，但未曾跨出過那狹窄的土地的她，竟不想去看戲，逛廟，看熱鬧的麼？不覺得要過一回更出色的，更緊張的，兩樣的生活的麼？因爲放浪者伊利沙闢台對于這問題，不能給與一個回答，所以哲學家似的在沈思，一面仍然用鋤子掘着泥土。

「意志堅強的娃兒呀，」于是又想，「那的呀。總之，不過是不知道她怎樣心思的擔心，要知道她是怎樣心思的擔心，那白白。」

放浪者伊利沙闢台自己保證了和那擔心，並無很深的關係，便滿足了，仍荒園裏工作着。

放浪者伊利沙闢台是奇妙的樣式的人。海岸地方的跋司珂人的性質和所不備。大膽，尖酸，是懶惰者，是冷笑家。疏忽和健忘，是成着他的性質的基礎的。不以爲意，什麼事都忽然忘懷。

在亞美利加大陸上混來混去，這市上做商人，這里賣着家畜，那里却又是販葡萄酒，這之間，將帶着的有限的本錢幾乎完全用光了。也往往快要發財，但因爲不熱心的緣故，總失掉了機會。他總被事件所拉扯，決不反抗，就是這樣的人。他將自己的生活，比之被水漂去的樹枝，誰也不來檢起牠，終于是沒在大海裏。

他的懶散和怠惰，不是手，倒是頭。他的魂靈，往往脫離了他。只要凝視川流或仰眺雲

影和星光，便于不知不覺中，忘卻了自己的生事的時候，也爲了不知什麼別的事，將那計畫拋開。那是爲着什麼緣故呢，他也常是不知道的。

最近時，在南美烏拉圭國的一個大牧場裏。因爲在伊利沙闢台，有不討人厭之處，年紀固然已經到了三十八，風采卻也並不壞，所以牧場的主人便開了口，要他娶他的女兒。那女兒，是正在和一個謨拉忒（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兒——譯者）講戀愛的很不中看的女人。但是，在伊利沙闢台，牧場的蠻氣生活之際，忽然，思慕起出身的故鄉的村莊，羣山的是覺得不壞的，于是答應了。到得快要結婚說出本心來，是做不到的，一天早上，剛在黎明，跛司珂地方的煙靄的景色來。直向着未婚妻的父母說要到蒙提闢台阿買婚禮的贈品去，便跨上馬，又換坐了火車。一船，于是向着首府蒙提闢台阿，就坐了往來大西洋的大了。到了故鄉吉普斯珂亞的小小的村莊。和也去訪問乳母，約定了不再跑開去。于是就在那里開藥材店的哥哥伊革那希阿擁抱了。自己多承照顧的亞美利加之地，十分惜別之後，回到西班牙來了。

不但沒住在他自己的家中。他在亞美利加不但

有賺錢，連帶去的錢也不見了的這新聞，傳布村中的時候，便什麼人也都記得起來，他在沒有出門之前，原已是一個誰都知道的愚蠢輕浮的胡塗漢。

遊來遊去，撩得村人生氣。

以去看放在餘暇時，出力造了一隻獨木舟，在河裏遊來遊去，撩得村人生氣。

放浪者伊利沙闢台相信，哥哥伊革那希阿和他的妻，還有孩子們，是看不起他的，所以去看放浪者伊利沙闢台便比先前常到哥哥的家裏訪問，他們的時候，眞是非常之少。然而不久，他知道兄嫂是在尊敬他，他不去了。

在責難。

的隔壁，便是藥劑師的家是完全孤立的，在村子的盡頭。對路這一面，有圍以牆壁的院子。濃綠色的月桂樹，將枝條伸出在牆頭之上，略略保護着房屋的正面，使不被北風之所吹。

藥是藥材店。

來寒了這房子裏沒有曬臺，只有幾個窗。這些窗的開法，是毫不勻整的。這是，無非因爲有後諸君由摩托車或馬車，經過北方諸州的時候，可曾見過那無緣無故，令人起一種羨起來的緣故。

慕之情的獨立人家沒有？

覺得那裏面，該是度着安樂的生活的罷，的諸窗，是令人想到陳列着胡桃樹衣櫥的廣闊的房屋，擺着大的木牀的很像修道院的內部；令人想到一人夜，卽刻在滴答作響，高大的舊式時鐘上的時間，緩緩地過去的，平安而幽靜的生活的。

藥劑師的家，卽屬于這一類。院子裏是風到下層的曬臺那麼高。沿在院子的泥牆上的爲這薔薇是乾淨的白薔薇的花蔓，掛得像瀑布一般。因極其飄動，極其易謝的，在跋司珂語，就叫牠『曲爾愛斯』。（狂薔薇之意——譯者。）

當放浪者伊利沙闢台很坦然的到他哥子們做引導，給看乾淨的，明亮的，芬芳馥郁的伊利沙闢台這纔見了瑪因德尼她戴着草帽，和她，淡淡地應酬了一下。

家。後來，他們又到果樹園去。在這里，放浪者正在將蠶豆摘來兜在衣裾裏。伊利沙闢台

『到河邊去呢，』藥劑師的妻對她妹子說，拉德來。』

瑪因德尼向家裏去了。別的人們便通過了做成的隧道，降到河邊的樹林之間的空地裏。這里有一張粗桌子和一條石凳。太陽從密葉間射進來，照着河底。看見河底上的圓石子，銀平穩。太空是藍而明，朗然無際。

未暗之前，藥劑師家裏的使女兩個，將綽故便猛獸似的撲向蛋糕去。放浪者伊利沙闢台先講些自己的旅行談，還有幾樣的冒險故事。使大家都出神地傾聽。獨有她，獨有瑪因德尼，對于這樣的故事，卻不見有怎樣熱狂模樣。

『派勃羅叔叔，明天還來麼？』孩子們對他說。

『唔唔，來的呀。』

放浪者伊利沙闢台回家去了。而且想着瑪因德尼，做了夢。雖在夢裏，看見的也還是

現實照樣的她。身子小小的，模樣苗條的，眼珠黑而發閃的她，被亂抱亂吻的外甥們糾纏着。

藥劑師的最大的兒子，是中學的二年生，伊利沙闢台便教他法國話。瑪因德尼也加入了來受教。

伊利沙闢台覺得很關心于這幽靜的，不知慾望，也不知企羨的幼兒的靈魂麼，還是只要無關于叫她住在一屋頂底下的人們的事，便一切不管的女人呢，他不能懂。放浪者常常屹然的凝視她。

『這娃兒在想什麼呵？』他自己問，有些時候，膽子大了起來。對她說道——

『瑪因德尼姑娘，你沒有結婚的意思麼？』

『呵，這我！結婚那些事！』

『結了婚也不壞呀。』

『我結了婚，誰來照管孩子們呢？況且我已經是老太婆了。』

『廿三歲上下就是老太婆？那麼，已經上了三十八歲的這我，簡直早是一隻腳踏在

棺材裏的昏暗老頭子了呀。』

對于這話，瑪因德尼什麼也沒有說，單是微笑着。

那一夜，伊利沙闢台覺到非常關心于瑪因德尼的事，喫了驚。

『究竟，是那一類的女人呢，她？』他自己說：『驕傲的地方是一點沒有，浪漫的地方也沒有。但是……』

河岸的靠近狹的峽間路之處，湧出着一道泉水，積成了非常之深的池。裏面的水，不動的，所以恰如嵌着玻璃一樣。『瑪因德尼的魂靈，恐怕就是那樣的罷。但是……』伊利沙闢台對自己說。他雖然想用這樣的事，來做一個收束，然而關心總沒有消除，豈但如此呢，還越發增加了。

夏天到了。藥劑師的家的院子裏，夫婦和孩子，瑪因德尼，還有放浪者伊利沙闢台，每天總是聚集起來的。伊利沙闢台的謹守時間，向來沒有那時的準。那樣的幸福他未曾有過，但同時也未曾有過那樣的不幸。

已到黃昏，空中滿了星星，明星的青白色光在天空閃爍的時候，談天也漸漸入神，隨

便，蛙鳴的合唱，更令人興致勃然。瑪因德尼也很不拘謹了，話說得較多。

聲，一到夜裏九點鐘，聽到那馬夫坐位的鐘子上點着大燈，經過村中的雜坐走散。伊利沙關台心裏描着明天白天的計畫，向他的歸路。那計畫，是無論什麼馬車的鈴

時候，一家便團團轉轉遶着瑪因德尼的周圍的。

有時候，是頹喪地自問——

『跑遍了全世界，回到小村裏來，渴想着一個鄉下姑娘，不是獸氣麼？對那麼冷冷的娃兒，什麼也不說的獸子，究竟那裏還有呵！』

夏天已經過去。祭祝的時節近來了。藥劑師和那家族，決計照每年一樣，要到亞耳那撒巴爾去。

『你也同去的罷？』藥劑師問他的弟弟。

『我不去。』

『爲什麼不去的？』

『不高興去。』

統帶去的呵。」

那撒巴爾的醫生的呀。那去年很有了意思的

那麼，也好罷。不過我先通知你，你可是

「你也去麼？」伊利沙闘台對瑪因德尼

「唔唔，自然去的。我就頂喜歡看賽會。」

「不要當眞。」瑪因德尼去，可並不是爲了

「這又有什麼稀奇呢？」瑪因德尼微笑

這緣故呵。」藥劑師插嘴說，「是

年青的先生。」

着說。

放浪者伊利沙闘台發青，變紅了。然而什

要去赴會的前一夜，藥劑師又問他的弟

麼也不說。

「那麼，你同去呢，不去呢？」

「那麼，去罷。」放浪者低聲說。

第二天，他們一早起身，走出村莊，到了國

草和紫的實麥答里斯的牧場，走進了山裏。從此彎彎曲曲順着小路，橫斷了滿是豐

朝氣有些溫熱。山野爲露水所濡。太空作近于水色的蔚藍，撒着白色的雲片。這雲又漸次散成細而且薄的條紋。早上十點鐘，他們到了亞耳那撒巴爾。這地方是山上的村子，有教堂，廣場上有球場，有兩三條並立着石造房屋的大路。

他們走進藥劑師的妻的所有的獨立屋子去，到了那廚房。在那里，就開始了放下投樹枝入火和搖着孩子的搖籃的手，走了出來的老婆婆的大排場的歡迎和款待。她從坐着的低低的爐邊站起，和大家招呼，對于瑪因德尼，她的姊姊，孩子們，是接吻。那是一位瘦的老婆婆，頭上包着黑布。她有着長長的鷹嘴鼻，沒有牙齒的嘴，打皺的臉，白的頭。

鼻子，是，那個，到過什麼亞美利加的那一位麼？」老婆婆和伊利沙闢台幾乎碰住了問。

「您的，我就是去過那邊的。」

那老婆婆。已經到了十點鐘了。因爲這時候，大彌撒就要開頭的，所以在屋子裏，只留下了一個午餐之前，藥劑師教瑪因德尼和孩子們相幫，從這屋子的窗間，亂七八遭的放了些

花燦。這以後，都赴食堂去了。

食桌周遭，計有二十多人，其中就有這村的醫生，坐在瑪因德尼的左近。而她的姊姊，竭盡了萬分的嫵媚和殷勤。

這一刻，放浪者伊利沙闢台感到大大的悲哀了，心裏想，還是棄了這村子，利加去罷。直到喫完，瑪因德尼不歇地向伊利沙闢台看。

『是在和我開玩笑呀。』他想，『知道我在想她，所以和別的男人說笑給墨西哥灣怕再要和我做一回朋友罷。』

用膳完畢的時候，已經過了四點鐘。跳舞早在開頭了。醫生不離瑪因德尼的身邊，接連地在討她的好。于是她就總是凝視着伊利沙闢台。

到黃昏，賽會正酣之際，就開始了奧萊斯克舞。青年們手挽着手，打鼓的走在前頭，在廣場裏翔步。有兩個青年離開隊伍，互相耳語，似乎略有些躊躇，但卽除下無邊帽來拿在手裏，向瑪因德尼請她去做魁首，做跳舞的女王。她竭力用跋司珂語回絕他們。看看姊夫，看看姊姊，她也在微笑。于是看看伊利沙闢台。這是在萬分的喫苦。他在微笑。

「快去罷，不要客氣。」阿姊對她說。

萊斯克一完，藥劑師因爲要舞芳宕戈，拉出他的妻去了。于是，年青的醫生，拉出瑪因德尼去了。

跳舞以一切的儀式和禮節開首。這是可以看作原始時代，神人時代的遺風的。奧

暗了。廣場的篝火都點了起來。而人們也想到了歸路。

回家喫過綽故拉德之後，藥劑師的家族和伊利沙闢台便向着家路，上了歸塗。

遠遠地，在羣山中發出應聲，聽到賽會回去的人們的，略似野馬嘶鳴的聲喚。

在密樹裏，火螢好像帶藍色的星星一般在發光。蛙兒在寂靜的夜的沈默中，閣洛洛，閣洛洛地叫着。

時時，下坡的時候，由藥劑師所出的主意，大家手挽着手走了。一同唱着——

Aita San Antoniyo Urquiyolacua. Ascoren biyotzeco sauto devotua.

走下斜坡去。

伊利沙闢台對瑪因德尼是生氣的，雖然很想離開她，但偶然竟使她跟着他走了。

挽手的時候，她將手交給他。那是纖小的，柔輭的，溫暖的手。忽然，走在前頭的藥劑師想起來了，卽刻站住，向後面一擠。這時候，大家就也互擂了一回。伊利沙關台便屢次用了兩腕，將瑪因德尼扶住。她有些焦躁，叱責了姊夫，就又向莊重的伊利沙關台注視。

「你爲什麼這樣悶悶的？」瑪因德尼用了尖酸的聲音，向他問。那漆黑的眼，在夜的昏暗裏發光。

「我麼？不知道。這是男人的壞脾氣，看見別人高興，便無緣無故傷心。」

「但是，你並不壞呀。」瑪因德尼說着，那漆黑的眼凝視着他幾乎要釘進去，伊利沙關台于是非常狠狽了。至于心裏想，恐怕連星星也覺得自己的狠狽。

「對呀，我不是壞人。」伊利沙關台喃喃地說。「但是，我，像大家所說，是獃子，是廢料呵。」

「那樣的事也放在心裏麼？連不知道你的人們說出來的那些話？」

「自然。我就怕這些話是眞的呀。在還非再去亞美利加一趟不可的人，那是並不平常的心事呵。」

低低地說。

「阿阿，還去？說還要去麼？」瑪因德尼用了沈著的調子低聲說。

「就是呀。」

「但是，什麼緣故呢？」

「唉唉，這是不能告訴你的。」

「如果我猜出了？」

「如果猜出了，那就可歎。因爲你便要當我獸子看的。我年紀大了……」

「那是不要緊的。」

「唉唉，瑪因德尼！眞的麼？不會推掉我的麼？」

「我窮呀。」

「唉唉，那算什麼呢。」

「不，豈但不會……」

「那麼……肯像我的想你一樣，你也想我麼？」放浪者伊利沙闢台用跋司珂語

『是的，是的便是死了也……』瑪因德尼這樣地說着，將頭緊靠在伊利沙闢台的栗色的頭髮上接了一吻。

于是伊利沙闢台在她的栗色的頭髮上接了一吻。

『瑪因德尼！瑪因德尼！這里來呀！』姊姊在叫了，她便從他離開。但因爲要看他，又回顧了一次屢次的回顧。

而且又屢次屢次的回顧。

大家走着寂靜的路，向村子那邊進行。

在周圍。充滿着神祕的夜在顫抖，在空中，星星在睒眼。

放浪者伊利沙闢台抱着爲說不出的心情所充塞的心，覺得被幸福閉住了呼吸，一些什麼事。

面大張兩眼，凝視着一顆很遠很遠的星。而且用了輕輕的聲音，對那星講說了

山民牧唱

燒炭人

喀拉斯醒過來，就走出了小屋子。順着緊靠崖邊的彎彎曲曲的小路，跑下樹林中間的空地去。他要在那里作炭窰的準備。

喀拉斯去了。蒼白的明亮，漸漸的出現在東方的空中。太陽的最初的光線，突然從雲堆起來，射了出來，退去。他像泛在微暗的海中的金絲一樣。山谷上面，彷彿蓋着翻風的屍布似的，瀰漫着很深的濃霧。

喀拉斯在地上的鋸得正可合用的粗樹段，就開手來作工。首先，是揀起那散圓圓的枝條去。其次，便將較細的堆在那上面，再上面又放上更細的

那充滿林的頭幾句來，一面作工，毫不覺得于是一面打着口哨，吹出總是不唱完的曲子中的寂寥和沈默。這之間，太陽已經上升，霧氣也消下去了。

在正對面，一個小小的部落，就像沈在哀的中央。那前面，是早已發黃了的小麥田，小海愁裏面似的，悄然的出現在牠所在山石之間發着芽，恰如登山的家畜。再望過的波濤，有幾個簡直好像是波頭的泡沫，就這一般的起伏着。山頂上面是有刺底的波浪一般，圓圓的，又藍，又暗。

喀拉斯不停的做着工，唱着曲子。這是他的生活。堆好樹段，立刻蓋上郎機草和泥，于是點火。這是他的生活。他不知道別樣的生活。做燒炭人已經多年了。自己雖然沒有知道得確切，他已經二十歲了。

站在山頂上的鐵十字架的影子，一落到他在做工的地方，喀拉斯就放下工作，走到一所小屋去。那處所，是頭領的老婆在給燒炭人們喫飯的。

這一天，喀拉斯也像往常一樣，順着小路，走下那小屋所在的窪地裏去了。那是有一

個門和兩個小窗的粗陋的石造的小屋。

「早安，」他一進門，就說。

「阿，喀拉斯歷，」裏面有人答應了。

他坐在一張桌子旁，等着。一個女人到他面前放下一張盤，將剛剛離火的鍋子裏的東西，舀在盤裏面。燒炭人一聲不響的就喫起來了。還將玉蜀黍麵包的小片，時時拋給那在他腳邊擦着鼻子的狗喫。

小屋的主婦看了他一眼，于是對他說道：

「喀拉斯，你知道大家昨天在村子裏談講的話麼？」

「唔？」

「你的表妹，許給了你的畢扇多，住在市上的那姑娘，聽說是就要出嫁了哩。」

喀拉斯漠不關心模樣，擡起了眼睛，但就又自喫他的東西了。

「可是我還聽到了還要壞的事情哩。」一個燒炭人插嘴說。

「什麼呀？」

燒紅的火炭，回到自己做工的地方。將紅炭拋進窰頂的洞裏去。待到看見了慢慢地出來的煙的螺旋線，便去坐在峭壁緊邊的地面上。就是許給自己的女人去嫁了人，他並不覺得悲哀，也不覺得氣憤。毫不覺得的。這樣的事情，他就是隨隨便便。使他焦躁，使他充滿了陰鬱的憤怒的，是那些住在平地上的人們，偏要從山裏拉了他出去的這種思想。

他並不知道平地的人們，然而惰惡他們了。他自問道：

『爲什麼硬要拖我出去呢？他們並不保護我，爲什麼倒要我出去保護他們呢？』

于是就氣悶，惱怒起來，將峭壁緊邊的大石踢到下面去。他凝視着那石頭落在空中，有時跳起，有時滾落，靠根壓斷了小樹，終于落在絕壁的底裏，不見了。

口子。

火燄一衝破那用泥和草做成的炭窰的硬殼，喀拉斯就用泥塞住了給火衝開的就是這模樣，經過着始終一樣的單調的時間。夜近來了。太陽慢慢的落向通紅的雲

『聽說是安敦的兒子和你，都該去當兵了哩。』

喀拉斯不答話。那場興的臉卻很黯淡了。他離開桌子，在洋鐵的提桶裏，滿裝了一桶

間，晚風開始使樹梢搖動。

小屋子裏，響亮着趕羊回來的牧人們的

樹葉和風的談天開始了。細細的流水在山石

逼了山的沈默。

帶着冷嘲的叫囂，聽去也像是拉

間奔波，彷彿是無人的寺裏的風

長的狂笑。

烏黑的濃煙從炭窰裏逃走了。還

琴似的，緊

火花的團塊。

白天全去了，從山谷裏，升起一團影子來。

時時夾着

喀拉斯凝視着展開在他的前面的深淵。

力的未知的敵，伸出了拳頭；爲要表示那憎惡，

而且陰鬱地，一聲不響地，對着于

很大的石塊去。

他有着權

就一塊一塊的向着平野，踢下峭

壁緊邊的

秋的海邊

這是馬理亞·路易莎在每年秋初，出外的游玩。當她丈夫和朋友的誰一同去玩畢

亞列支，或是孚安·兌·路斯的時候，她就坐在歷經吉普斯科亞海岸各村的那旅行，在她，是向着戀愛的聖廟的巡禮。在心輕快起來，從虛僞的生活的焦熱，暫時得到休息的。

裏，在一個村莊裏下了車。

在那地方，是由過去的懇切的記憶，使她的山莊似的，在濱海諸村的一個村中的墓地，看去好像被寂寥，花朵和沈默所圍繞的種種，就永遠地躺着懇切的男人……

這天傍晚，馬理亞·路易莎一到村，就照例的住在她乳母家裏了。

給旅行弄疲倦了，趕早就躺下，但被一種亂夢所侵襲，直到黎明之前，這纔和一種驚嚇一同醒過來了。睜眼一看，臥房裏還連漏進來的一條光線也沒有。天一定還是沒有亮。再躺下去試試看，太多的回憶和想像，都亂七八遭的浮上心頭來，她要靜定這興奮，便終于摸着了窗門，推開了。

這眞是像個秋天的亮星夜。紗似的，光亮的霧氣，籠罩着周圍。聽不到一個聲音，感不着一些活氣，只從遠處，傳來了緩緩的，平靜的，安穩的來破這微明的幽靜的，什麼也沒有。

大海的低聲……

村子，海，羣山——所有一切，都給已在早風中發起抖來的灰色的煙靄抹殺了。

馬理亞·路易莎一面沈思，一面凝視着遮住眼睛，不給看見遠方的不透明的濃霧，就覺到了一種平安。在暗中放大了的瞳孔，逐漸的看出一點東西來，有些是輪廓也不分明的，有些是海邊的沙地的白茫茫。煙靄的團塊一動彈，那些無形的各種黑影便忽而顯出來，忽而隱了去。

風是陸風，潮溼，溫暾，滿含着尖利的臭氣和由植物發散出來的蒸熱。因爲時時有海氣味撲鼻而至，就知道其中還夾着海風。

曙光從煙霧的灰色薄絹裏射了出來了。于是模胡的，沒有輪廓的東西，也決定了模樣。還有村莊，吉普斯科亞海岸的許多黑色房屋的那村莊，也從牠所站着的岡子上面顯出形相來了。村中的人家，是都攢在教堂的舊塔的四近的，站着，傍眺了海——總是掀起着大波，喧囂着，總是氣惱的嘮叨着，噴着白沫的那北方的暗綠的海。

海岸的風景，逐漸的展了開來。在左手，可見層層疊疊的山石，那上面有一條路。右手，

是依稀的顯着海岸線。那線呈着緩緩的彎曲，一端就成爲發着黑光的巨石，完結了。這巨石，當潮水一退，就屹然露出水面上，恰如在白沫的雲中游泳的海怪似的。

村莊已經醒了轉來。風運來了教堂的鐘，且又運了去。來通知黎明的禱告的幽靜而舒徐的那聲音，在帶着懊惱的微明的空中發抖。

人家的窗和門，都開開來了。農人們在從牛棚裏將牛牽到道路上。在村莊的沈默裏，聽得到的就只有一面昂着頭，敞開鼻孔，舒服地呼吸着早晨的新鮮的空氣，一面吼叫着的公牛的聲音。

面前看着這樣肅靜的，切實的生活，澎湃的海和鐘聲，又使她在近旁感到開口說話的宗教，馬理亞·路易莎的心裏，就浸透了一種淡淡的哀愁。直到太陽的光線射進屋子裏面時，她這纔覺得氣力。自己向鏡中去一照，在兩眼裏，看見了做夢似的，含着悲哀的，柔和的表情。

她準備到外面去了。穿上帶黑的紫色衣服，戴了沒有裝飾的帽子，臉上蓋了飾着時式結子的面紗。于是就走到滿是積着黃色水的水窪的道路上。

時時遇見些肩着木棍，走在牛的前面的牛奴。牛是開着緩步，拉着軋軋發響的貨物。

馬理亞·路易莎對于人們的招呼，一一回答着往前走。

終于走近了村莊。橫走過不見人影子的大空地，通過一個潮溼到霉黑了的石疊的小小的穹門，踏到礫石縱橫的狹窄的坡路上。這里有幾隻露出了龍骨的半爛的船，免掉了長年的苦工，休息着。那穹門是繞着村莊的古城牆的留遺，在要石上還可見簡陋的雕像，像下有開花的野草，滋生在石塊和石塊的間隙中。

也跟着出色起來的，是岔湧的歡喜。

從狹路的盡處，便望見了海邊。太陽扒開了雲，霧氣由海面上升，消失在天空中，風景越加純淨，露出蒼穹的細片來了。霧氣一收，在山腰上，就看見種着牧草的碧綠的，和幾株枝葉扶疏的細長的灌木。

的田地中央的一家房屋，或是山毛櫸和槲樹的小林。羣山的頂上，也現出了有稜角的石頭，

空氣海邊是熱的。馬理亞·路易莎放開步，一徑走到沙灘的邊上，在那里的一塊石頭上，

頹然坐下了。氣惱似的，輝煌着的海，頑固地在拒絕太陽的愛撫。海想用朝靄來做成陰天，

然而沒有效。光充滿着四邊，太陽的光線，已經上面熠熠地發閃了。

忽然間，覺得太陽好像得了加倍的勢力。海只是推廣開去，終于和水平線綠，連結了起來。

從此就看見了海波湧來的模樣。有暗的，圓的，看不透那裏面的波，也有滿是泡沫的波。其中又有彷彿自銜坦白似的，使日光照着混濁的內部的波。一到岸邊，就如生病初愈的女人一般，憂鬱地，平穩地湧過，那邊的海岬上，則怒濤打着巖石，迸散而成雨。在沙灘上鑲上一條白色的沿邊，到退去時，則在沙上留下些帶黑的海草，和在日光中發閃的淡黑色的海蜇。

早晨就像夏天的早晨。但從海的顏色裏，風的歎息裏，以及孤獨的漠然的理亞·路易莎都覺着了秋聲。海將那偉大中的漠然的情緒，含在波浪裏送與她了。

合着海的律動和節奏，她的思想的律動，就和記憶一起，招致了戀愛的回憶來。

兩個人就只有兩個，也不談，也不想，也不整理思路，只是久久的茫然的躺在海邊的

沙上，那時的幻影，恰如波浪似的，一步一步的漂來，將她的精神，和生息在波浪，煙霧，大海裏的那精神，鎔合起來了。

就在這地方，她和他認識了。那已經是十年以前的事，唉唉，已經是過了十年了！最初是對于他的病體的同情。而在聽他說話，和他說話的時候，她卻連靈魂的最深處也發了抖。原是冷人的她，覺得戀慕的難以抑制了。不以石女爲意的她，覺得羨慕有個孩子了。

常常是只有兩個人，眺望着通紅的太陽沈在水平線的那邊，海被深紅的反照所鼓動的那惱人的八月的薄暮。一覺到這反映在自己們的心裏，兩人的神經就都爲了炎炎的欲情而抽搐了。

過去了的十年！唉唉，那十年！她所最悲哀的，大概就是這一事罷。她在未來之中，看着老後生活的灰色的太空——慘淡。

自此以後，十年也過去了！那時候，她是廿八歲！

新的春和夏，總該是年年會得轉來的，——她成了絕望的心情，想，——對着從無涯的那邊，湧來了波濤，而咆哮着的大海，在那麼樣通紅的薄暮裏，在那麼樣的星夜裏，新的

心的新戀愛和新幻想，總該會抽起芽來的……而這我，卻怕要像一閃卽滅的水泡那樣，一去不返的罷。

*　*　*

馬理亞・路易莎凝眺着寂寞的，悲涼的海邊。于是大洋的茫然的情緒，就從歎息于蒼白的秋天之下的海裏，來到她的心中，將一看見身體衰頹時，便會覺得的憂鬱，越加擴充開去了。

一個管墳人的故事

一出村子，就看見路的左手，有一家很舊的平房。在那潮溼到發黑了的牆壁上，威風凜凜的顯出幾個黑字，寫着『勃拉希陀葡萄酒店』的店號。

這寫字的藝術家，單是每一個字都用了時行的筆法還不滿足，還要畫一點什麼畫。于是在店門的門楣上，就畫了一匹大公鷄，腳踏給流矢射通了的心臟，拍着翅子。這是神

祕透頂的形象，我們至今還不明白那意思。

路。店門裏面的前廳上，兩邊也都堆起酒桶來，再進去就是店面，也不僅僅是酒場，還賣咖啡，賣烟，賣紙，別的還有好幾樣。後葡萄架下放着幾張桌子，一到禮拜天的午後，酒神信仰美神的人物也常到的，爲的是要用除煩解熱的黑莓，消掉他的情火。

已發了財了。酒店的主婦富斯多，倘不是拿一個又懶惰，又浪費的搗亂的破落戶做男人，怕是早多產能力的。

那男人，不但和她在發賣的上等次等的各種酒，都有極好的交情，而且還有種馬的

『喂，亞拉耶·勃拉希陀，』他的朋友說，『眞糟！你這里，又是這個了！你究麼弄的呀？』

『怎麼弄的，又有什麼法子呢，』他回答說。『娘兒們這東西，就像豬囉一要用鼻子嗅一下，那就，什麼了……只要我脫下短褲，掛在眠牀的鐵欄干上，就如

會大起來。就會田地好，種子好，時候好……」

「酒鬼！豬囉！」女人聽到了他的話，便叫起來。「少說廢話，出去做點事罷！正月裏的有一天，爛醉着走的勃拉希陀掉在河裏了。朋友們拉了他上來，出去做點事？放屁，第二句話，就是做點事。娘兒們說的話，眞古怪！」

死，但回家之後，因爲不舒服，就只好躺下。兩面的肺都生了肺炎了。他躺着，唱着的一點五八調。但是，有一天的早晨，打小鼓的來到酒店裏的時候，他終于叫了起來：

「覺明，對不起，肯給我拿笛子和小鼓來麼？」

「好的，來了。」

覺明拿了笛子和小鼓來。因爲他和勃拉希陀是很要好的。

「打什麼呢？」打小鼓的問，

「打奧萊斯克調，」勃拉希陀說。然而正在亂打之間，他忽然回過頭來，道，

「喂，覺明，沒有給淹死，立刻跳到收場，到收場。我也要收場了。」

勃拉希陀轉臉對了牆壁；于是，死掉了。

孕的酒第二天，管墳人巴提給他那朋友掘了一個三尺深的，很像樣的，很容易掘做賣買。

主婦管理着七個小孩子，在發煩。酒店是靠着死掉的男人的朋友的照管，仍舊好的坑。懷提，假使他這些朋友們裏面，最熟的是巴提養拉，就是大家叫他「地獄的巴提」的，沒有那麼胖，是一定見得是一個長條子的。他從後面看，是方的，從前之間的旁邊看，卻是簡直像一個妖精的三角形。子子細細的刮光了的那臉，是紅的，但是，假如他圍着厚皮厚肉的眼眶。鼻子呢，可是不能不說，並那沒有那麼胖，那麼闊，那麼紅，那是非希臘式。

一定見得很漂亮的罷。他的嘴裏是沒有牙齒層，剛剛合式的盤一般的大帽子，卻連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是有着難言之妙的物事。

北部鐵路的那時候，兩手拿着粗笨的石弩，以及說他做過海盜船上的水手的卻也有。推測而又推測的結果，竟是越獄犯，壞話專門家和永久的酷評家們，都說在里阿哈那里做路劫的也有，然而也有以爲巴提的青年時代是萬分放蕩的。猜說他在敷設

巴提的自願去做管墳人，是爲了要從孩子的死屍裏提煉黃油之故的了。然而，我們爲保全『事實』的名譽起見，應該在這里聲明，就是：這樣的推測，全都沒有證據。

巴提到亞美利加去混了多年之後，回來一看，只見他的地產，就是祖遺的山腰上的地面的一部份，已經變了墳地了。村子裏，是都說巴提已經死了的。村會看見巴提咬定着自己的所有權，就想買收這地面，但是巴提不答應他們提出的條件，只說，倘若條件是給他做管墳人，並且許他在墳地的泥牆的一角上，造一所拿着無邊帽和烟斗去住的小屋，那就不妨讓出祖遺的地面來。

這提議被接受了。巴提就造起小屋子，住在那里，去管墳去了。死人們對于巴提的給他們照顧自己們的墳墓，恐怕也不會傷心的罷。因爲他是用芳香的草木，美麗的花朵，裝飾了墳地的。

善良的巴提雖然這樣的盡心，但村人們却總當他是要落地獄的腳色。這只因爲兩件事：其一，是禮拜日往往忘記了去聽彌撒；又其一，是聽村裏的牧師讚美上帝的時候，他使着眼色，說道，『遏薩古那·拉古那。』（註一）

村人們將這『遏薩古那・拉古那』的話當作惡意，心裏想：巴提這東西，誠實的地方固然是有的，但卻會用了針對的話來損人。這話，是說牧師在附近的一個村莊中，養下三個孩子了。

人們對于巴提所抱的恐怖，是非常之大的，甚至于母親們爲要恐嚇孩子的緣故，就說，『小寶寶，哭下去，地獄的巴提要來帶你去了哩。』

村裏的老爺們是看不起巴提的。以學者自許的藥店主，自以爲在將他嘲弄。

巴提和一個年青醫生很要好。醫生去施行屍體解剖的時候，管墳人就做幫手。倘有什麼好事之徒，走近解剖臺去，顯出恐怖和嫌惡的表情，巴提便向醫生使一個眼色，恰像是在對他說：『這傢伙沒有懂得奧妙，喫了驚了……哼……哼……』

人們對他的評論，巴提幾乎全不放在他心上，只要在富斯多的酒店裏奉行着天語，他就滿足了。恭聽這天語的人們，是村中惟一的自由主義者的凟道夫；不去給人代理的時候，就做麻鞋的助理判事；拿着夜膳和酒壺一把，走進酒店去的，先前的學校教員堂・

（註一）這是跛司珂語，『喂，好正經』的意思。

拉蒙；照例的打小鼓人；義倉的職員；還有另外的幾個。巴提的話，將他們吸住了。

他講完魂靈，說道『這樣的東西，誰也不會出驚的，過來克（電氣）呀』的時候，着的人就大家互看臉色，彷彿在考查別人可曾懂得這書句的深遠的意思似的。

巴提知道着種種的書句。連名人也未必全知道呢，他却疊連的吐出嚇退息波克拉第斯（註二）的警句來。他的哲學，是盡于下面的幾句的，曰：『人，就是像草的東西。生了下來，就不過是生了下來。有開紅花的草，也有黃的。所以，人也有好人，有壞人。然而，成爲酒鬼的人，那是生成要成酒鬼的。』

他往往用水溼一溼嘴脣。于是彷彿被那水的強烈，喫了一嚇似的，立刻一口喝乾了白蘭地。這是因爲這管墳人，使人在小杯裏倒水，大杯裏倒酒的。是純然的惡作劇。

隨機應變的對付，巴提是一方之雄。有一天，以美男子自居的有錢的礦師，講着自己的本領：

『我的孩子，在渥拉薩巴爾村一個，斯畢亞烏來村一個，喀斯台爾村一個……』

（註二）希臘哲學家——重譯者。

「如果你的太太生下來的孩子也是你的種子，那你的本領就更大了。」巴提學家似的說。

當巴提用烟斗的烟烘熱着紅鼻子，——的話，是伴着絕叫和哄笑的合唱的。

在美洲的巴提的冒險談，眞也很有味。他做過賭客，商人，牲口販子，兵，以及別的當兵的時候，勢至于活活的烤死了多少個印第安人。但巴提的眞的惹人之處，卻是對于黑人，山雹（註三），謨拉忒（註四），黃種人的女人的戀愛的冒險。他的戀愛，是無大，可以說涉及半音階全部的女性的。

*

酒店主婦是很任性的，所以生了第八個孩子之後的第二天，便離了牀，行若無事的勞動着。但到夜，卻發起熱來，只得又躺在牀上。後來看定了那是產褥熱，隨後就被送到墳

（註三）黑人與印第安人的混血兒——原譯者。

（註四）白人與黑人的混血兒——原譯者。

地裏去了。這主婦，是很會拖欠的。爲了這，酒店只好盤給人，八個孩子便站在街頭了。

『那孩子，總得想點什麼辦法，』村長說。他要人們聽不出他的跋司珂口音，幾乎是用安達細亞語來說的。

『那些孩子們，總得給想一點什麼辦法纔好。』牧師翻起眼睛，看着天，用了柔順的聲音，低語着。

『對呵，對呵，那些孩子們，總得給想一點什麼辦法的。』藥店主人決然的說。

『都是小的……做好事，』村公署的書記加添道。

日子迅速的過去了。已經有了好幾個禮拜。最大的女兒到郵差家裏去做事，安頓了。其餘的六個，覺明，襄提，馬蒂涅角，荷仙，馬理，喀斯波爾，卻是赤了腳在路上跑，討着飯。吸奶的孩子是釘蹄鐵人家的老婆勉勉強強的養着。

有一天早上，管墳人趕了一輛馬拉的小車，到村裏來了，將六個孩子都放在那上面，自己抱回了吸奶的孩子，統統拉到墳地上的自己家裏去了。中塗還在藥店裏給吸奶的孩子買了一個哺乳瓶。

馬理喬

「假好人。」村長說。

「昏蛋！」藥店主人低聲自語道。

牧師不忍看見這樣的悲慘，翻上眼睛，向着天。

「不久就會拋掉的罷，」書記說。

巴提沒有拋掉了他們。並且把他們養得很出色。喫口多起來，連自己心愛也戒掉了。然而，可歎的是竟弄得神聖的墳地，巴提就託那住在墳地近旁的朋友，把自己種出來的捲心菜和朝鮮薊送到市場去。

巴提的朋友在發賣的捲心菜，是出在墳地上的，但在市場裏，卻以爲味道很得着稱讚。不到的。

自己毫不介意的喫着祖父和祖母的爛了的血肉，買菜的人們是夢裏也想

新聞是一傳十，十傳百。叫作愛忒拉的小屋子的主婦馬理喬，產後半個月，就生了希奇古怪的毛病了。忽而發着出奇的大聲，哈哈的笑，忽而又非常傷心似的啼哭，聲嘶的叫喊起來，人們大抵說，這是有惡鬼進了她的身體裏面的。但也有人說，卻因爲曾有一個古怪的男人，路過馬理喬的住家旁邊，看見了她，就使用了毒眼的緣故。

近地的人們的好奇心都到了極度，一聚集，一遇到，就總是談論着這故事。因爲善能解除人和動物被誰釘看了的毒眼，所以有名得很。牧師去的，也有以爲不如去請那不是乞丐，也不是巫婆的吉迫希姥姥的。

這一天，近地的兩個姑娘去看病人，受了極強的印象，兩個都一樣的哭哭笑笑起來了。

這緣由，首先的辦法是通知村裏的教牧師去。牧師就祓除了那屋子，其次是做驅邪的事，爲了那吉迫希女人來了。

然而，那法術卻什麼效驗也不見有。于是乎這回就叫了吉迫希女人一得通知，立刻就到，走進家裏去。她開手來準備。先用袋布縫好一個

枕，裝滿了麩皮。其次是用枯枝五六枝，拗斷了，做了兩個火把。

夜半子時，她走進病人躺着的屋子裏，漫不管病人的駡和哭，把她綑住在牀上了。

立刻把兩個火把點了火，口中念念有詞，教馬理喬的頭枕在麩枕上。咒語一停，便把鹽塊硬教病人喫下去。但是，忽而又低低的念起『東方三賢王』的尊號來……

到第二天，馬理喬的病爽然若失了。

過了一禮拜。一向憎惡馬理喬的她婆婆，卻又對她吹進了可怕的憂愁。那婆婆顯着莫名其妙的微笑，說，馬理喬的全愈，是因爲將那鬼怪移到她兒子，長子身上去了，那孩子的無精打采，就爲了這緣故。而且，這是眞的。

先前非常可愛的那孩子，近幾天忽而成了青白的，很青白的臉，不再有活潑的笑了。有一夜，孩子被母親抱着躺在她膝上，就閉着眼睛，冷了下去。一匹漆黑的飛虻，在孩子身邊團團的飛着……

母親不住的搖他。然而並不醒，她于是裹上外套，跨出門，順着狹路，走向那乞食姥姥家去了。

天已經在發亮。淡白的一塊雲，溶在
温暾的，無力的太陽，開始照射了開
郎機草的羣峯。
馬理喬停在山頂上，歇一回。冷風吹
姥姥的家在一處窪地裏。這原是舊
屋子，曾經遭了火，那吉迫希女人慢慢
了的。馬理喬不叫門，一徑走進裏面去。由
上側，在塡高的泥地上，有一張牀。兩側的
的廢物。沒柄的水壺，破了的鐵釜，無底的
爐子旁邊，乞食姥姥正和一個很老
『你麼？』她一看見馬理喬，便沙聲
『要你看一看這孩子。』
『已經死了。』吉迫希凝視了孩子
『不，睡着的。要怎麼辦，纔會醒過來
呢？』

得她慄慄的發抖……
的淡黃花的有刺的金雀枝，和滿是枯掉
的徽紅的

「說是死了，就是死了的了。但是，要是什麼，我果要你的兒子醒過來，」那時候，老人開口了。「你做的那事，是什麼用也沒有的。唉，大嫂，如說，「方法可只有一個。那就是到近來家裏毫無什麼不幸的人家去，求他們給你住一宿。」

馬理喬抱着孩子出去了。不多久，便走遍了四近的人家。這一家是父親剛斷氣；那一家是兒子害着肺病，從兵營裏成了廢人回來，只有兩個月壽命了。這地方，是適值死了母親，剩下五個沒人照管的孩子；那地方，是病人正要送到首都的養老院去了。因爲兄弟們雖然生活得很舒適，但說肯收留的是沒有的。

馬理喬從山村到郊外，從郊外到市鎮。信步走去，遍問了各色的市鎮。無論到那里，都充滿着哀傷，無論那一郊，那一市，都成着大病院，滿是發着瘋狂般的聲音呻吟着的病人們。

沒法子來施用老人所教的法子。無論到那里，都有不幸在。無論到那里，都有疾病在。

無論到那里去一看，都有死亡在。

的伴侶。

是的。沒有法子想。抱着悲苦的心活下去，是必要的。只好帶着哀傷和悲痛，作爲生存

馬理喬哭了。哭得很長久。于是懷着擾亂的絕望，回到她丈夫身邊過活去了。

往診之夜

那一夜的記憶爲什麼會在腦子裏印得這麼深，連自己也不明白。從鄰村的醫生送來了通知，教我去做一種手術的幫手。這通知，我是在有一天的傍晚，凄清的昏暗的秋天的傍晚接到的。

低垂的雲慢慢地散開之後，就成了不停的小雨，在落盡了葉子的樹木的枝梢上，掉下水晶一般的眼淚來。

汙黑的牆壁的人家，籠在烟霧裏，看去好像是擴大了。一陣烈風，吹開那下着的雨的

時候，就如拉開了戲臺上的帳幕一樣，顯出了炊煙，都消失在籠罩一切的灰色的空氣裏。

前來接我的山裏人走在前頭，我們兩個人都開始上了山路。我所騎坐的總是踢踢絆絆的。道路時時分成岔路，變了很小很小的小路，有時並且沒有了點綴着實荽答里斯的紫色掛鐘的枯黃的平野上。當橫走過一坐山下的大波的丘陵的時候，小路也起伏起來。那丘陵，在地球比現在還要年青，只是從星雲來的流體時，裂出的波浪的罷。

天色暗下來了。我們仍舊向前走。我的引路人在燈籠裏點起了火來。

時時，有割着飼牛的草的山裏人在唱歌，這跋司珂的一個歌，就打破了周圍的嚴重的沈默。路已經到了部落的屬地邊。村子臨近了。遠遠地望見牠在一座岡子上。多人家的昏黃中的二三燈影，是村子的活着的記號。我們進了村，還是向前走。在前面的小路的拐角上。藏在多年的槲樹，肥大的橡樹，有着妖怪似的臂膊和膚的山毛櫸樹這些樹木裏。斜視着道路，彷彿慚愧牠自己的破爛，躲了起來似的。銀色的皮

我走進了那人家的廚房。一個老女人將男孩子放在搖籃裏，在搖他。

『別的先生在樓上，』她對我說。

我由扶梯走向樓上去了。從門對穀倉的一間屋子中，透出聲嘶的，絕望的呻吟，和按時的「ay, enél」的叫喊。這聲音雖然有時強，有時弱，但總是連續不斷的。

我去一敲，同事的醫生就來開了門。屋子的天井上，掛着編了起來的玉蜀黍。用石灰刷白的牆壁上，看見兩幅著色石版的圖畫，一幅是基督像，還有一幅是聖母。一個男人坐在箱子上，不出聲的哭着。臥牀上面，是已經無力呻吟的，青白色臉的女人，緊靠着她的母親……風從窗縫裏絕無顧忌的吹進來，而在夜的靜寂中，還響亮的傳來了牛吼，

我的同事告訴我產婦的情形。我們就離開屋角，用了嚴重的，真摯的態度，說出彼此的無智來，一面也想着但願能夠救得這產婦的性命。

我們準備了。教女人躺在牀上……那母親怕敢看，逃走了……

我用熱水溫了鉗子，去遞給同事的醫生。他將器械的一面，順當的插進去了；但還有一面，卻好容易纔能夠插進去。于是收緊了器械。這就發出了“「ay, ay, ay」……”的

聲音，苦痛的叫喚，狂亂的罵詈，吱吱作響的咬牙……後來，那醫生滿頭流汗，一種神經性的努力。略停了一下。接着就聽到殉難完畢了。那女人成了母親了。于是忘掉了自己的苦痛，傷心的問我道：

『死掉了罷？』

『沒有，沒有。』我對她說。

我用兩手接來的那一塊肉，活着，呼吸着。不久，嬰兒便用尖利的聲音哭叫了起來。

"Ayé! Ayé!" 那母親用了先前表示自己的苦痛的一樣的句子，包括了自己的一切幸福，輕輕地說……

守候了許多時光之後，我們兩個醫生就都離開了那人家。雨已經停止了。夜氣是潮溼，微溫。從黑色的細長的雲間，露出月亮來，一片的經過天空中。風撲着樹林，呼嘯着，好像從遠處聽着大海似的。

同事的醫生和我，談了一些村裏的生活。彼此又談了一些彷彿光的焦點一般，顯在我們心裏的馬德里的事情，以及我們的悲哀和歡喜。

善根

到了路的轉角的時候，我們要分路了。

『再見！』他對我說。

『再見！』我對他說。于是兩個人像老朋友似的，誠懇的握一握手，別散了。

山上滿是堆高的黑沈沈的礦渣。到處看見倒掉的礦洞的進口，也有白掘了的礦洞。

含鉛的水，使植物統統枯槁了。槲樹和橡樹曾經生得很是茂盛的森林故蹟上，只剩了一片磧确的荒場。這是蕭條而使人傷心的情景。

礦渣之間，連一株郎機草，或是瘦長的有刺的金雀枝也不見生長。樹木全無，只有妖怪一般伸着臂膊，冷淡的屹立着的大索子的木樁，排在地面上。

山頂上有一片手掌似的平坦的大地面，這里就設立着『礦山辦事處。』那是一所古舊的堅牢的石造房屋，有着窺探的小洞和鐵格子的窗門，這就很有些像監獄。

平房，面住着『拉·普來比勳礦務公司』的經理。他是一個從頭到腳，全是事業家模樣的人，關于他先前的履歷，卻是誰也不知道。年紀已經大了，却染了鬍子和頭髮，儼乎其然的，徹骨是流氓式的傢伙。他的很大的虛榮心，是在自以爲是一個了不得的情郎。因爲要博得這樣的名聲，並且維持下去，便拉了一個從馬德里近邊弄來的婊子，同住在一起。而且由安達細亞人式的空想，他還當她原是大家閨秀，因爲實在愛他不過，終于撇下親兄弟，跟了他來的。

虛榮極大的這男人，雖然天生的胡塗，卻又石頭一般的頑固。使那些手下的礦工們，拚命做工的方法，他是知道的。

從還沒有因爲中了鉛毒，萎縮下去的他們的筋肉，搾取那掘出礦石，打碎礦石的氣力來的方法，他是知道的。

每當早上六點鐘和晚上六點的兩回換班的時候，他是一定去監督的，看可有誰不

去做工的，沒有。爲號的喇叭一響，鉛色臉的瘦削的礦工們就走上礦洞來。那裏的也有。個是駝着背，垂着頭。他們幾個一團，走過舊的坡面，跑到山頂的平地上，進了各自的小屋，喫東西，歇息去了。停了一會，就有別一羣礦工們，由別的小屋子裏出來，于是鑽進礦山的底裏去。

少年們在做將礦石裝在籠裏，頂着搬運的勞動。女人們是從早到晚，從遠遠的山上，運了柴薪來。

骯髒的，衣服破爛的，半裸體的孩子們，在家家的門口吵鬧着玩耍。爭利亞——由一個男人的胡塗，竟至于升爲太太了的都會的婊子——卻和這悲慘的氛圍氣漠不相關，穿着菲薄的輕飄飄的衣服，帶了侍女，不開心似的在「礦山辦事處」前面閒逛，一面用輕蔑的態度對付着礦工們的招呼，像女王之于臣下一樣。

對于礦工們，她頭也不回。也不想認識他們的臉。以前，是給男人們儘量的作踐了的，現在卻翻過來，輪到她來作踐男人們了。

『就是婊子，心也有好的。但是她，卻是天下第一個壞貨。』連給她自己使用着的侍

女也這麼說。別人看來也一樣，是壞心思的娘兒，是沒人氣的妖怪。

這年春天，緊鄰的村子上發生了天然痘。是一個鑿孔工人帶來的，忽而傳染在孩子們中間更厲害，幾乎個個傳染到。人早已那里都看不見了。

這事件，也進了孚利亞的耳朵。因爲礦工們的代表來訪問了她，將一封信，其時沒有在家的經理。他們想知道，爲了充作對付傳染病的費用，能否豫支半個月工錢。她寄給孩子隊，了。

她鬆脆的拒絕了：

「這樣的托辭，還瞞得過這我麼！不要臉的流氓們！要喝酒，就總在想要錢。看一樣。」

卻像小狗一樣，是壞心思的娘兒，是沒人氣的妖怪。

一天裏，兩個孩子死掉了。到第二天，並沒有人去邀請，然而隣村的醫生跑來了。孚利亞從窗子裏看見他的來到。醫生騎着黑白夾雜的馬。是一個短小的，臉色淡黑，生鬍子，舉動非常活潑的人。他將馬繫在「礦山辦事處」的一根鐵格子上，便趕緊去看病。

好奇心所驅使，就下了樓，打開窗門，偸偸的站在格子後。過了半點鐘，她聽到了

醫生的強有力的堅決的聲音，和停了好久，這纔回答醫生的小頭目的聲音。

『眞太不管了，』醫生說。『這樣下去，孩子們就只有死，像臭蟲一樣。可憐，把得這樣壞。一張牀上睡着兩三個，是看也看不過去的慘狀呵！』

小頭目低聲的說明了經理的不在，以及把信寄給公司了，卻沒有回信來……

『那麼，在這里，可以商議一下的人竟沒有經理的太太呀，或是姨太太之類住在裏面麼？』

『不，有是有的。』小頭目說。『但是，是一個壞女人，一點也商量不來的。』

孚利亞不願意聽下去了。氣得滿臉通紅，像發了瘋一樣，回到自己的屋子裏。趕出小頭目的種種的計策。惱得在家具上面出氣。于是傷心的哭起來了。想到那的醫生對于自己所抱的成見，總是放心不下，就眼淚汪汪的哭了一整天。

第二天早晨，孚利亞就換上不大惹眼的裝束，去訪問礦工們的住家。看見了很是駭然的女人們，便請她走進光線空氣，全都不够的狹窄的屋裏去。悲慘和催她，覺得的含着惡臭的悶氣，充滿在所有空氣中，尤其刺鼻的是從天花病人的身上發散出來的

尖利的，麵包一般的氣味。

躺在汙穢的臥榻上，看見生病的孩子們和在家裏，有一個紅頭髮的很可愛的女孩子，滿臉痘痂，一看見孚利亞，便着口，打着野獸一般的眠鼾。

的臂膊來，不管會傳染。在她那到處膿疱的上吻了一下。這，是從她心裏覺醒過來了的神吻似的。秘的接吻，就如使罪人化爲聖徒的那個接

訪問完畢之後，她發見了充滿着對于萬物萬人的哀矜之情的自己的心了。她

孩子們搬到「礦山辦事處」裏去，並且加以看護。

的渴仰，終于照樣實行了。許多禮拜，她看護他們，弄乾淨他們的身體。爲了行善這將那些丈夫對于受苦的人之子的深大的母性愛，她犧牲了自己，連夜裏也不回來的時候，兩人之間就發生了可怕的爭論。那男人達了憤怒的絕鬼從這里趕走。孚利亞安靜地，然而堅決地反對了。他舉起手來，但在她那黑眼頂，教立刻一種無盡睡了。

睛裏看出了一種奇怪的東西，使他不知不覺的收回了自己的手。他什麼也不說。對于這事，他不再開口了。于是孩子們就到全愈爲止，依然都住在『礦山辦事處。』

孚利亞後來還是常去訪問礦工們。竭力要除去所見的悲慘。逼着他減低那公賣的又壞又貴的物品，增加礦工的工錢。

『但是，喂，』他說，『這麼辦，公司怕要說話的哩。』

『但是這不是好事麼?』她回答道。

他屈服了。雖然明知道自己的地位漸漸有了危險，但對于她那熱情的話屈服了。

人們知道他年老，他也毫不介意了。不再去染頭髮和鬍子。而白髮卻在他臉上給了一種沈靜與平和。

不多久，礦工們也放肆起來。經理已經失掉了足以壓住他們的強橫的能力。公司對于他的管理法，很不滿意的傳聞，也聽到了。然而，被同胞愛的奔流所捲，竟至完全失去了做實務底人物的本能的他，卻雖然覺得自己的沒落已在目前，也還是照常的做下去。

有一晚，是黃昏時分，忽然從公司的總經理來了一個通告；是對于經理的胡鬧的寬

大的辦法的。其中說，他的職務的後任已經派定，教他立刻辭職，將辦事處交出去。

他和孚利亞都並不喫驚。兩人和黑夜一同走出了『礦山辦事處。』他們大概是相信天命，攜着手下了山，站在街頭了。

墮落女子和老冒險家，覺醒了同胞愛的這兩人，現在是向着昏暗的，寂靜的，凄清的平野，在雕着星星的黑的天空下，走着，去尋未知的運命去了。

小客棧

坐了火車，旅行北方諸州的時候，諸君會在黑沈沈的小村的盡頭，見過站在冷街角上的灰黑色的粗陋的屋子的罷？

諸君也會覺得，那屋子前面，停着搭客馬車，大門開着，點着燈，門裏的寬闊的一間，像是雜貨店，或者酒店的樣子罷？

諸君以爲這屋子是村裏的小客棧，正不是沒有道理的。而且對于住在這荒僻之處

的可憐的人們，從諸君的心底裏，恐怕會生出一種同情來的罷？

小客棧的人們走到街上，望着火車，悲哀地目送牠跑過，搖着手巾，表示了親愛了罷？

走着的和留着的來比一比，好像是飛快的走過去的有福氣。但是，恐怕倒是留着的算有福氣的。

慌急的，用自己的腳，走過了世界的諸君；討飯的，趕集的，叫賣的，變把戲的諸君；除自己肩膀所背着走路的東西之外，沒有財產的下客棧的。不知道地上的最窮切，最有情的小客棧的。

所踏的地面之外，沒有祖國的諸君；除自己的腳，走過了世界的諸君；討飯的，趕集的，叫賣的，變把戲的諸君；除自己肩膀所背着走路的東西之外，沒有財產的下流的諸君；除美麗的自然和大野之外，一無所愛的放浪行子諸君！怎麼樣？我說的不是眞話麼？坦白的說來罷，我們這里的小客棧，不是這世界上的最可親，最質樸的地方麼？在荒涼到不成樣子的曠野上，在不祥的惡夢似的風景中，確也有蕭條，陰鬱的小客棧的。但是，大部份卻很快活，和氣的在微笑。那窗戶，就像十分慈愛地凝視着諸君的一般。

坐着烏黑的火車，連自己經過什麼地方
捲進大都會的旋風裏面去的不幸的人們，
這，便是在馬車裏搖着，走過長路之後，到了小
客棧時候的印象，唉唉，這就是的！
千金難買！只有這，纔是和那一瞬間相稱
的惟一的話。諸君在搭客馬車裏，
個鐘頭了。雨在下着。灰色的情景，罩着冬天的
樹之間，沿着滿是乾枯的帶刺金雀枝和叢莽
往前走，前面卻總是隱在煙靄中的許多黃色
諸君因爲冷，有些渴睡，朦朧起來了。想睡
睡不着。掛在馬頸子上的鈴的單調的聲音，不
法使牠消除。
這道路，彷彿是無論怎麼走，也總是走不
羣山，
人家急流，站在十字街口的淒涼的小屋
跟了上來似的。

走進了一個村子裏。馬車的輪子，在街路的凸凹的鋪石上，礫礫格格的跳起來。『總算到了罷？』自言自語着，從窗口望出去。但是馬夫不下來將一包信件拋給一個男人，一隻箱子交給一個女人之後，又拿鞭子一揮，馬車就仍在鋪石路的礫石之間震動起來，慢慢的轉出那滿是水窪的街路上去了。

萬分厭倦了之後，渴睡漸漸的牽合了眼睛，大家眞覺得這道路是走不完的了的時候，馬車卻停下來了。還看見馬夫從座臺跳在道路上。

到了。坐客都困倦不堪，連提皮包的力氣也幾乎沒有了，彎着腰，從馬車上走下。走進小客棧裏去。

『請到這邊來……請……這邊……東西立刻就送到諸位的屋子裏面去。』從客人那里接去了外套和行李。還問客人可要到廚房裏去烘火。諸君就走進廚房裏。于是開初，是煙瞇了眼睛。『爐子不大靈，況且，風也眞大。』就這麼說。但是，雖管這些呢？

于是，看出了諸君是講跋司珂話的那姥姥，就極和氣地在火旁邊給諸君安位來。諸君的夜膳也在準備了，當諸君正在烘脚的時候，那頭上包着布的鷹嘴鼻的姥姥，就將自己年青時，還是五十年以前，在村裏的牧師府上做侍女時候的一些無頭的故事講給大家聽。想起各樣的事情來，就露出孩子一般的沒有牙齒的齒齦，微微的一笑。

這之際，客棧的主婦正在忙碌的做事。主人是和三個人，在和椅子一樣高低的桌上玩紙牌。四個人都顯著嚴重的，認眞的臉相，只將沾滿手汗的磨破了的紙牌一回的玩下去。隔一定的工夫，就是接着的『哪，押了，』和『好，來罷，』彼此兩班的紅和白的豆子，便增加了數目。

火旁邊，是幾乎在這小客棧裏喫白食的，懶惰漢，詩人而兼教堂的歌手，也是趣人和打鱒魚的獵戶在談天。那人自己聲明過，是打鱒魚的獵戶，卻不是漁人。爲就因爲捉鱒魚是用火鎗的。兩個人許多工夫，專心的講着關于鮭魚，水獺，野豬，刺性的尤長而神祕的談話。

『諸位是在這里用晚，還是請到食堂裏去呢？』客棧的主婦將諸君當作闊人，至少，猶的習什麽呢，村裏的

是店鋪的推銷員那樣，問。

『這里就好，這里就好。』

于是鋪着白布的小桌子擺起來了。接着就搬出晚膳來，供奔走的是叫作瑪吉里那，或是伊涅契的，臉色紅潤的有點漂亮的姑娘。

大喫一通熟食。麪包呢，自然沒有福耳蒲爾·散求爾曼公爵那麼斯文的，就向果醬裏面蘸。還將匙子直接伸進沙鍋去。這幾樣花樣，恐怕在高貴的大旅館裏是看不見的罷。

諸君喫得一點不剩了。酒也多喝了一點。當瑪吉里那來倒大慈大悲的白蘭地酒時，便對她開幾句玩笑，說是漂亮得很呀，或是什麼。于是她看着諸君的閃閃的眼睛和紅鼻子，發出愉快的，響亮的聲音，笑了起來。

晚膳完後，就上樓去睡覺。那是一間狹小的臥房，幾乎給一張鋪着四五副被褥的大木榻獨霸了。爬上那塔一般高的木榻，鑽進發着草氣息的墊被間，聽着屋頂漉漉的雨聲，呼呼作吼的風聲，就不知怎地，自然心氣和平起來，總是深覺得有個慈善的天父在上，只爲了要將綿輭的眼牀，放在各處的小客棧裏，將富于滋養的晚膳，給與可憐的旅人，常在

苦心焦思，就令人竟至于眼睛裏要淌出淚水來了。

手風琴頌

一個禮拜天的傍晚，諸君在亢泰勃利亞海的什麼地方的冷靜的小港口，沒有見過黑色有三四個戴着無邊帽的人們，一動不動的傾聽着一個黃色的樂器，有時失了聲音，好像哮喘病人的喘息。有時是一個船夫低聲的和唱起來。

雙桅船的艙面，或是舊式海船上，有練習水手用了舊的手風琴拉出來的曲子麼？

不知道爲什麼，然而是引起一種嚴肅的悲哀的。

香時分，在海裏面，對着一望無涯的水平線，總是反反覆覆的那感傷的旋律，雖然

而，有時候，舊道的，則是剛要湧上跳板，卻又發一聲響，退回去了的波浪，將琴聲，人聲，全都消掉了。然

沈默。那聲音仍復起來，用平凡的旋律和人人知道的歌，打破了平穩的寂寞的休息日的

當村莊上的老爺們漫步了回來的時候；鄉下的青年們比賽完打球，廣場上的跳舞愈加熱鬧，小酒店和蘋果酒排間裏坐滿了客人的時候；潮溼得發黑了的人家的簷下，疲倦似的電燈發起光來，裹着毯子的老女人們做着念珠祈禱，或是九日朝山的時候，在黑色雙桅船，或者裝着水門汀的舊式海船上，手風琴就將悲涼的平凡到誰都知道的，悠揚的旋律，陸續地拋在黃昏的沈默的空氣中。

唉唉，那民衆式的，從不很風流的樂器的肺裏漏出來的疲乏的聲音，彷彿要死似的聲音所含有的無窮的悲哀呵！

這聲音，是說明着恰如人生一樣地單調的東西；既不華麗，也不高貴，也非古風的東西；並不奇特，也不偉大，只如爲了生存的每日的勞苦一樣，不足道的平凡的東西的。

唉唉，平凡之極的事物的玄妙的詩味呵！

開初，令人無聊，厭倦，覺得鄙俚的那聲音、一點點的露出牠所含蓄的祕密來了，漸漸的明白，透澈了。由那聲音，可以察出那粗魯的水手，不幸的漁夫們的生活的悲慘；在海和陸上，與風帆戰，與機器戰的人們的苦痛；以及凡有身穿破舊難看的藍色工衣的一切人

們的困憊來。

唉唉，不知驕盈的手風琴呵！可愛的手風琴呵！你們不像自以爲好的六絃琴那樣，歌唱詩底的大謊話。你們不像風笛和壺笛那樣，做出牧兒的故事來。你們不像喧囂的喇叭和勇猛的戰鼓那樣，將烟灌滿了人們的頭裏。你們是你們這時代的東西。謙遜，誠懇，穩妥也像民衆，不，恐怕像民衆而至于到了滑稽程度了。然而，你們對于人生，卻恐怕是說明着那實相——對着無涯際的地平線的，平凡，單調，粗笨的旋律——的罷……

促狹鬼萊哥羌台奇

在別達沙河流域一帶，無論是礦師，是打野鴿子的獵戶，是捉海魚的漁夫，薩斯·亦·伊崙的厄乞科巴公司經手人萊哥羌台奇那樣，熟識人們的，恐怕是一個也沒有了。

客棧的老板，店鋪的主人，給私販巡風的馬鎗手，測量師，礦山的打洞工人，都認識萊哥羌台奇是一個高身材，顯着正經臉相的人，長鼻子，眼睛裏總帶着一點和氣，頭上戴的是一頂很小的無邊帽，頸子上繫着紅領帶。

萊哥羌台奇的。誰都和他打招呼，親暱的「萊哥，萊哥」的叫他。看見他坐在搭客馬車裏經過的時候，誰都要和他講句什麼話。

他如果繫起黑的領帶來，就會被人錯認作穿了俗人衣服的牧師。當作牧師，是損傷他的自尊心的。那緣由，就因爲萊哥自以爲是一個還在羅拔士比之上的共和主義者。

自從萊哥羌台奇在培拉鎮上馳名以來，已經好幾年了。當他初在這地方出現的時候，可很給大家傳頌了一通。

到的那天，一落客棧，立刻想到的，是從自己屋裏的窗口拋出黑線去，和客棧大門上的敲門槌子連起來。一到半夜，他就拉着麻線，使敲門槌子咚，咚，咚，高聲的在門上敲打了三下。

老板是有了年紀的卡斯契利亞縣人，原是馬鎗手，起來看時，一個人也不見，只好自己嘮叨着，又去睡去了。

過了一刻鐘。算着這時候的萊哥羌台奇，便又咚，咚，咚的給了三下子。

大門又開關了。馬鎗手出身的老板看見這回又沒有人，便生起氣來，跳到街上，向着東南西北，對于他所猜想的惡作劇者們和他們的母親，給了一頓極毒的惡罵。

萊哥羌台奇這時就屑屑的笑着。

到第三回，馬鎗手的老傢伙也覺得也將麻線拋到路上去，不再開玩笑。

第二天的晚上，萊哥要很早的就睡覺，因爲不到天亮，就得趁汽車動身剛要睡覺的時候，他卻看見了放在這空箱，角落裏的一大堆喀梭林的空箱。他上的冤家，都疊在買賣對頭，紅頭髮，鼻子低到若有若了冷水壺，無的，經手包攬定貨的漢子的房外的叫起來。從買賣對頭睡着的房門下，灌頭髮的經手人一聽到這叫聲，進去許多水。這一完，就『失火了呀！自己是提着皮包，跳出街上，坐失火了呀！』在汽車裏面了。

那紅嚇得連忙坐起，跳下眠牀來。赤腳踏板，滿心相信這就是救火的水。點起燈來。去推開門。那空箱就砰砰蓬蓬的倒都是萊哥羌台奇的惡作劇時，他說：

『可惡，這不是好對經手人來開的玩笑呀。』

那人嚇得幾乎要死。待到明白了這鼻子的可憐人，竟以爲經手人是不會有人來開玩笑的高尚而神聖的人物的。

在等着我既然有着這樣的來歷，萊哥羌台奇在培拉鎭上博得很大的名聲，正也是當然的事。

了穩
些重
在前的，過發一于一一一是在一個禮拜日，在郵票批發處裏和他認識的。這地方聚集着許多鄉下人萊哥了兩三個月，萊哥羌台奇又和五六個伊崙人到鎭上來看賽會了。開初是很老實，但到晚快邊，就又掩飾不住，露出了本性。他撐着傘子，走出俱樂部的露臺來，還說不搭後語，叫人莫名其妙的講演。

亞貝斯諦義軒夜飯的時候，他不知怎麼一來，竟說出有些人們，只要將酒盃放在

郵件。忽然間，他顯着照例的正正經經的臉相，用跋司珂語對老人們開談了：

「你們也到什麼牧師那里去做彌撒的，眞是傻瓜。」

「爲什麼？」一個鄉下人回問說，「他們不是也不比別處的牧師壞嗎？」

「是滑頭呀，那里是牧師！他們都是洗了手的馬鎗手呵。」

政府竟會把這樣的資格給馬鎗手們的，眞不知道是什麼理由。」

過這政治上的叫喊之後，萊哥便走出郵票批發所，到街上向上面走去了。

嘴邊，耳朵使會聽不見的說頭來。

這實驗亂七八遭的鬧了一通。到夜裏四點鐘，萊哥和他的一伙都醉得爛熟，唱着馬賽曲，回到伊崙去了。

戰爭開了頭的有一天，我們發見了名人萊哥羌台奇在本泰斯·兌·揚希喫夜飯。他等候着汽車。他有着一大羣民衆，都是在近地的水力發電局做事的包工頭和小工頭。萊哥的舉動很得意。戰爭給了他許多空想上的很好的動機。馬上談起來的，是法國人和德國人的發明。

他正在對了民衆，說明着目下在達爾普製造的，敵人站着就死的刁斑火藥的成分，說明着在蒲科製造的奇特的器械的種類。

但他說，這些東西，比起德國人正在發明出來的東西來，可簡直算不得什麼。例如能在空中走動的大礮，令人氣絕的火藥，有毒的箭之類……現今正在動工的，是雲裏面的戰壕。

「雲裏面的戰壕？」一個小工頭說，「不會有這麼一回事的。」

「不會有嗎？」萊哥羌台奇用了看他不起的調子，說，「好罷，那麼，去問問望・克陸克去，立刻知道。雲裏面連一點什麼戰壕也做不起，怎麼成！和在地面上做戰壕是一樣的，不，也許還要做得好些呢。」

「這那里站腳呢，我可是總歸想不通。」

「唔，你是想不通的。望・克陸克可是在一直從前，早就知道了。一個土耳其人……不，也許是亞述利亞人罷？那里人倒不知道……但就是他教了望・克陸克的。」

這里叫他「卡泰派斯」的小工頭，插嘴說，德國人是爲了飢餓，恐怕總不免要降服的了。然而萊哥羌台奇不當牠話聽，說道不的，差得遠呢。德國人已經在用木頭做出肉來，從麥桿做出麪包來了，爲了非做不可的時候，就做麪包起見，正在徵集着戴舊的草帽。

人們聽了這樣的奇聞，都有些幻想起來了。永不能停在談天的一點上的萊哥羌台奇，這時卻突然大叫道：

「嚇人的還是這回法國人弄來打仗的那些動物呀。」

「我們可是一點也不知道，怎樣的動物呢?」

「什麼都有。哈馬也有好幾匹。」

「是河馬罷?」我說。

「不，不是哈馬，誰都這麼叫，連管理牠的謨希瑪爾檀也這麼叫的。另外還有些會唱歌的人魚，是吸血蝙蝠不是小的嗎?」一個很大的吸血蝙蝠。」

「但是，吸血蝙蝠不是小的的?那里，那里，怎麼會小呢。你去看一看來罷。連長到五密達的傢伙也到過美洲的人突然說。

「小可是從沒有見過他們展開翅子來，怕就像一隻飛艇罷。」

「展開翅子來，」萊哥回答他說。接着又添上話了石炭酸的棉紗包了起來的。」

「我子是用浸

「為什麼呢?」

「聽說是因為一受這里的濕氣，薄皮上就要生一種凍瘡的。」

「還是在給血吸，養着牠們麼?」我笑着問。

「先前，在牠出產的地方，是這麼辦的，」萊哥回答說。「爲了給牠們血吸，每一匹就給牠兩三打小孩子。但是，現在呢，卻只用些用赤鉛染紅的汁水和一點點重炭酸蘇打騙騙牠們了。」

「這眞是，意想不到的湯水呵！」一個生于里阿哈的漢子喃喃的說。

「但是，那吸血蝙蝠究竟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我問。

「從加耳加搭來的。謨希瑪爾檀和那滿臉白鬍子，戴着銀絲邊銀鏡的印度人一同帶了牠們來的。」

「另外可還有什麼動物嗎？」

「有。還有生着亞鉛鱗甲的海蛇。」

「這又是什麼用的呢？」

「在海裏送信呀。」萊哥回答說。「這海蛇在海裏有用，和傳信鴿子在空中的有用是一樣的。如果有了錢，我也想到謨希瑪爾檀那里去買一條。這東西就像狗一般的馴良……阿呀，汽車來了。諸位，再見再見。一定去看看吸血蝙蝠和海蛇呀，只要找謨希瑪爾

檀就是。」

一面說着，萊哥羌台奇顯着照例的老實正經的臉相，走掉了。

兩三個月之後，我在伊崙看見了萊哥。他邀我到他家裏去喫飯。我答應了。這是因爲萊哥羌台奇給我紹介了他的母親，女人和孩子們。于是我們圍着食桌坐下了。桌布着一種好奇心，要知道這永是騙人的人，對于他家眷究竟取着怎樣的態度。

我有一個使女，說是生于那巴拉縣的拉司·信珂·皮略斯的，端來了一大碗湯，放在鋪上。並且一面看着主人的臉，一面用跋司珂語悄悄的說道：

『老爺，總有點不好意思……』

『有什麼不好意思，快點說罷。』

桌子使女揭開了盛湯的碗的蓋子，于是說道：

『今天是共和曆十一月十七日。自由平等，友愛，共和國萬歲！』

萊哥羌台奇裝了一個這樣就是了的手勢。他的女人卻用食巾掩着嘴，哈哈大笑了

起來。

「唉，傻也得有個樣子的！萊哥！你眞是太會瘋瘋顚顚了！」她大聲說。全呀，「這些女人，不懂得正經事。」萊哥羌台奇也大聲說。「我是要把使女在教她共和曆呀。但是，你看，連自己家裏人也一點都不感謝。」而這促狹鬼萊哥羌台奇，是連在說着這話的時候，也還是顯着照例的教育弄完臉相的。

會友

迭土爾闢台·孚安（他自己這麼稱呼的）是戰爭開頭的前兩年的樣子，在培拉·台·別達沙出現的。他在曾去當兵的法蘭西的軍隊裏，做過山地居民編成的喇叭長。退伍之後，就住在亞司凱因，做打石匠。迭土爾闢台在培拉，頗有些面子。賽會的時節，常常帶着烏路尼亞和亞司凱因的四五個朋友，經過伊巴爾廷的岡子，跑到這里來，這時候，他總是將喇叭放在嘴上，吹着軍歌。于是大家看齊了腳步往前走。

迭土爾闢台是爲了偶然的機緣，到培拉來取他的親戚，住在拉崙山腰的一個鄉下人的兩三陀羅（註一）遺產的。這一來，就這樣的住在這鎭上了。迭土爾闢台在亞貝斯諦

（註一）一陀羅約合中國銀二元。——譯者。

義軒的葡萄酒和波爾多軒的葡萄酒裏，看出了一種特別的顏色。而且即使並不使他爲了別達沙河的河流抛掉了尼培廉河的河流，至少，也使他決計爲了這鎮上的葡萄酒，抛了別的鎮上的葡萄酒的。

迭士爾闢台拿着作爲遺產，領了下來的蚊子眼淚似的一點錢，索性喝掉，還里做些什麽事好呢，躊躇了一下。終于決定要做店」來了。

迭士爾闢台在阿爾薩提外區的稅關對面，租好一所很小的店鋪。于是就在那里的櫃臺上，苦幹着自己的神祕的生意，用一個小機器，切肉呀，磨肉呀，一面拌着血，一曼什爾·尼多烏先的一齣歌。這是他當兵的時候，一個中尉教給他唱的歌，由這句子開頭，用

Le couvent, sejour charmant

這疊句和那曼聲結尾。

Lairirette, Lairirette, Lairire...e.....e...tte.

迭土爾闢台有着上低音的極好的喉音，唱些 Charmangaria, Uso Churia, el Montagnard 和別的法屬跋司珂的歌給鄰近的人們聽，使大家開心。

獻迎得很。完全屬意于他的姑娘之一，是稅關的馬鎗手的頭目的女兒拉·康迪多。那是一個黑眼珠，顏色微黑，活潑而且有些漂亮的娃兒，然而脾氣也很大。

提着盒子，上各處跑，用那非常好聽的跋司珂話，挨家兜售着自己做出來的貨色。

叫他『肉店家』比眞名字還要通行的迭土爾闢台，不多久，就成了出名色人物了。他爲了他的好聲音，還是因爲別的緣故呢，總而言之，在姑娘們中，這『肉店家』是受

拉·康迪多的父親是古拉那達人，母親是生于里阿哈的。這女兒被人叫作『七動』。

聲音。她還像她的母親，有常常說些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下流事情和胡塗事情的習癖。

因爲這緣故，她一在襄提列爾加叫作開爾薩提河的小河裏洗東西，年青的馬鎗手們就常常跑過去，和她開玩笑，招她亂七八遭的痛罵起來，自以爲有趣。

迭土爾闢台·孚安和拉·康迪多開始交口了，也就結了婚。也還是照舊唱着拿手

的歌和那疊句：

Larirette, Larirette, Larirette, Larire...e...e...tte.

開着『肉店。』

戰爭開頭的時候，迭土爾闢台對拉·康迪多說，自己恐怕是得去打仗的。但她話，卻道，倘敢轉這樣的念頭，就要像他的處置做香腸的背肉一樣，砍掉他，剁得粉碎。『連不懂事情的孩子和還沒有生下來的肚子裏的孩子也不管，要拋掉了這流氓嗎？爲什麼要去打仗的？你這佛郎機鬼子！流氓！佛郎機鬼子到這樣的地方去酗酒的廢料！廢料的漢子！』

迭土爾闢台也說些 Patrie 呀！drapeau 呀之類來試了一試。但拉·康迪多自去了嗎？你是流氓嗎？drapeau，只要在這里上緊做着香腸，就好了。

迭土爾闢台停下了。也不再想去打仗。

『她們娘兒們，不懂得偉大的事業。』他說。

家裏的管束雖然嚴，『肉店家』卻還是常常偷走，跑到亞貝斯諦義軒去。他在那里，卻的我，的罷。獨回

顯着滿足得發閃的貓似的眼睛，紅鬍子被酒精浸得稀溼，唱着法屬跋司珂的大徹大悟的人物。老婆的嘮叨，用不着當眞，簡直就像聽着雨聲一樣。一到明天，臺上切肉丁，拌上血，準備來做豬肉臘腸和小香腸，一面唱着歌兒了。

Larirette, Larirette, Larire…e…e…tte.

兩年之前，『肉店家』曾經做了一件轟動一時的事情。

五月間，萊哥羌台奇正在培拉，有一回，在亞貝斯諦義軒發了大議論。那結論，是說，最要緊的是加重培拉和伊崙之間的向來的友誼，要達這目的，培拉的人們就應該編成一隊，去赴伊崙的聖瑪爾夏勒會去。

主張被採用了。那時候，萊哥羌台奇又說，他還有一個計劃，是聯合了遠近馳名的別達沙河沿岸一帶的村鎮，結成一個祕密團體，叫作『別達沙河卻貝倫提會，』來作『酒神禮讚會』的準備，但這且待慢慢的發表。

他又說，「卻貝倫提會」的會友是應該戴着舊式的無邊帽，一見就可以和別人有分別的。

萊哥羌台奇的種種主張，惹起了很大的狂熱。亞貝斯諦義軒的重要人物襄穹，修杜爾，理髮匠革涅修，訶修·密開爾，加波戈黎，普拉斯卡，瑪丁·訶修，還有迭士爾闢台，這八個人共同議決，決不放棄這計劃。

他們將使命委託了加波戈黎，是去借一輛到伊崙去的坐得十五人到二十人的大車子。

加波戈黎和馬車棧的頭子去商量，結果是馬匿修說妥了。

馬匿修是一個奇特的馬車夫，他的馬車，只要一看就認得。因爲恰如見于高壓線的電線柱上那樣，車臺兩面，都叫人畫着兩條腿骨和一個骷髏，那下面還自己寫着兩行字——

不可妄近，
小心喪命！

馬匿修在車臺裏藏着那麼强烈的蓄電池，會教人一碰就送命麼？並不是的。莫不是養着響尾蛇麼？也不是的。其實，是這樣的。有一回，馬匿修被人偷去了放在車臺裏的錢，他于是發怒，就寫了那樣的廣告句子。不過用死來嚇嚇想偷的人的。

馬匿修和大家約定，簽會前一天的夜裏，他趕了大車子到培拉來，第二天早晨，遠征者們便坐着向伊崙出發。『肉店家』是留下那賣去幾尺豬肉臘腸和小香腸的錢來，並不動用。

遠征的事，未來的『卻貝倫提會』會友都守着絕對的祕密，對誰也不說。

迭土爾闢台和理髮匠和襄穹，用黃楊樹葉裝飾了馬車。理髮匠是有學問的人，所以在一大張貼紙上，揮大筆寫了起來——

培拉的學人哲士們

前赴比略·台·伊崙。

嗚呼，『別達沙河卻貝倫提會』的會友們對于別達沙泰拉郡的首邑的致敬之道，除此以外，還能有更有意義，更形仰慕的麼？

這班學人哲士，一早就各自從家裏走出，帶些食品和一皮袋葡萄酒，坐上了馬車。

空心架子的軍歌。

培萊戈屈帶着手風琴給人們在路上高興，迭士爾闢台用喇叭吹了好幾回有點像

太陽開始進到別達沙河的谿谷，照着畢利亞多的人家。馬車就穿過了這中間的街道。

到得伊崙，便上亞列契比大街的一家酒店裏去喫東西。菜蔬很出色。然而很愛燒乳豬，幾乎奉爲教義的理髮匠和說了這是不好喫的一個會友之間，也生了種種意見的打格。

喫光了七八盤之後，有人提議，說要參拜聖瑪爾夏勒廟去了。

『爲什麼呢？』萊哥羌台奇憤然的說，『我們不是在這里舉行市民的典禮麼？（是的，是的。）還是諸君乃是頭上插着記號，稱爲什教導法師的受了退職馬鎗手之流的教育的人們呢？（不是，不是。）那麼，諸君。諸君就該振作起市民的勇氣來，留在這地方。』

一個萊哥羌台奇的朋友，鞋店的推銷員，偶然得了靈感，要做幾行款待他朋友培拉的資格，立刻學人哲士們的詩了。萊哥羌台奇給了許可。于是推銷員就做了可以採入詩選那樣的值得讚歎的詩。萊哥羌台奇是因爲他是用這樣的句子開頭的——

聽喲，列位，莫將
獻給別達沙河的
卻貝倫提各方面的這詩，
當作頌詞喲。

由這親睦的饗宴，
我要更加博得名聲。
要成爲可以競爭的敵手，
和那華盛頓的市民們。

臨末，是用下面似的流暢而含教訓的調子來收束——

培拉和伊崙和亞美利加合衆國的首府之間，存着什麼敵對呢，那可不明白。然而這詩的思想，卻使大家發了非常的熱狂。那熱狂，就表現在可以吸乾陀末克園珂匿克河的杯數上。

「喂，培萊戈屈！拉你的手風琴呀。肉店家，來，你唱罷，唱罷！」大家都叫喊說。

培萊戈屈和迭土爾鬧台，一個拉，一個唱。但不多久，就生出音樂的混沌來。席上的有一面的人們，拚命的在唱着獻給鱘鰉魚和培兌魚的精神底的詩句了——

Chicharrua ta berdela.

坐在席面的別一邊的人們，是在唱着安特來·瑪大倫。于是一個站起來了，叫道，不行，不行。然而究竟是什麼不行呢，卻誰也不明白。

要唱蒙大尼兒的提議，使大家平靜下來，產生了一同的合唱。但是，用那輕快的音律，唱完了蒙大尼兒，滿是煙氣的酒店的空氣中，就又恢復了音樂底無政府。天一晚，「卻貝倫提會」會友就各自啣着烟捲，跑到聖孚安廣場去。在這地方，看見肉店家和希蒲爾村的胖姑娘跳着番探戈舞。這胖姑娘是意外地顯出不像生手的模樣來。培萊戈屈卻合着

鬪牛的入場曲的調子，好像殺比利亞人似的，和一個賣蠟燭的姑娘緊緊的摟着在跳舞。

萊哥羌台奇是戴了紅紙的帽子，跳來跳去，彷彿發了瘋。

晚膳之後，培拉的學人哲士們又到新廣場去，一到半夜十二點，就合着鼓聲「開小步」從這里走出來。大家都緊抓着胖姑娘和略有一些漁腥氣的漁家姑娘們走，還有大概是誰都出于故意的挨擠和這跋司珂地方的術語叫作 Zizis 的呵癢。萊哥羌台奇有着特出的叫聲。

「唏！！唏唏噢呵！！」因爲叫得太滑稽，尖利了，姑娘們就被呵了癢似的笑得要命。

「唏！！唏……唏！！噢呵！！……」萊哥羌台奇反覆的叫着。

「開小步」一完，大家散開，都回到波羅大學（俗爺小酒店）去。萊哥羌台奇只好走得歪歪斜斜的回家。這並非爲了喝醉，決不是的。關于這一點，他就是和世界上醫學院的頑學們來辯論也不怕。有一回，一盤帶點焦氣的蛋糕，曾經使他醉倒了。焦氣，是一定害他身體的，但這回卻只因爲落在咖啡盃裏的煙灰，使他當不住。

已經三點鐘了，馬車夫馬匿修等候着動身。小酒店的兩個壯丁和兩三個守夜人，像

搬貨包或是什麼似的，將培拉的學人哲士們抱到馬車上。恰在這時候，小酒店的主人像瘋子一般發着怒，奔來了，嚷着說是給人偷去了一箱啤酒，而這箱子就在馬車裏。的確不錯，幹出這樣事來的？」馬匿修在車臺上叫道『幹了這事的東西，把這馬車的名譽完全毀掉了。我不能再到這里來了！」

「誰也眞在馬車裏。這是兩個學人或哲士搬了上來，豫備一路喝着回去的呀，

「這樣的破馬車，你還是拋到別達沙河裏去罷。」路上的人說。

「什麼，拋到別達沙河裏去？再說一遍試試看，打死你。」

兩個學人哲士，就是拿了啤酒的出色的木器匠，罵小酒店主人爲野蠻，伊崙是不懂道理的。

這問題一解決，馬匿修趕了馬就跑。那氣勢，簡直好像是想找一個障礙物去碰一下。眼格很小的，但是，並不走那向着貝渥比亞的路，卻飛跑的下了坡去了。等到大家靜了下來的時候，馬車已經在雉子島前面走過。路上是電燈尚明，河面上是罩着朦朧的煙霧，馬匿修的

馬車所過之處，就聽到打鼾聲，培萊戈屈的手風琴聲，要不然，便是肉店家的喇叭聲。

第二天，迭士爾闢台起來的時候，他的太太就給他一個怕人的大鬧。

迭士爾闢台仍照先前一樣，低聲下氣，說是被朋友硬拉了去的。但是，僅僅這一點，卻還不够使拉・康迪多相信。她一隻手按着屁股，一隻手抱着孩子，用了正像加司諦利亞夫人的，清楚的聲音，向他吼個不住。

『流氓！在這里的錢，放到那里去了？流氓漢子呀！這佛郎機鬼子的廢料！這廢料的漢子呀！這佛郎機鬼子的廢料！』

他彷彿沒有了耳朵似的，一面磨着做豬肉臘腸和小香腸的肉，拌上血去，一面唱着歌——

Le couvent sejour charmant.

停了一會，她轉爲攻擊了。隔一下，叫一通，正確到像經線儀一樣。

『喂，說出來，你這流氓！問你這里的錢，放到那里去了！流氓漢子呀！這佛郎機鬼子的

廢料！這廢料的漢子！」

肉店家彷彿沒有了耳朵似的，一面磨着做豬肉臘腸和小香腸的肉，拌上血去，一面發出長長的曼聲，唱着歌——

Larirette, Larirette, Larire……te.

少年別

人物

拉蒙（三十歲）

德里妮（二十五歲）

堂倌（五十歲）

看厄拉特報的老紳士

穿外套的紳士

發議論的青年們

堂倌　（對着看報的紳士）昨天晚上，大家都散得很晚了。後來是堂·弗里渥來了，對啦，等到散完，這麼那麼的恐怕已經有兩點鐘了。

看報的紳士　兩點鐘了？

堂倌　對啦，這麼那麼的已經是兩點鐘了。

（美術青年們裏）

美術青年甲　只有藹勒·格壘珂，培拉司開斯，戈雅……他們（註一）才可以稱作畫伯。

美術青年乙　還有班特哈·兌·拉·克路斯和山契斯·珂藹聊……（註二）

美術青年丙　叫我說起來，是諦卡諾（註三）一出，別的畫匠就都完了……

（註一）El Greco（1614 年死）Velazquez（1599-1660）Francisco Goya（1746-1828）三個都是西班牙的大畫家——譯者。

（註二）Alonso Sanchez Coello（1515?-1590）西班牙肖像畫的先驅者；Juan Pantoja de la Cruz（1551-1609）是他的學生——譯者。

拉蒙　（坐在和看報的紳士相近的桌子旁，喝一杯咖啡。是一個留着顎鬍的瘦子，戴梭孚德帽，用手帕包着頭。）一定不來的！又喫一回脫空。倒是她自己來約了我。（望着大門）不，不是的，不是她。要是終于不來的話，可眞叫人心酸呢。（門開了）不，又不是的，不是她。恐怕是一定不來的罷。

外套的紳士　（走進這咖啡館來，到了拉蒙坐着的處所。）這眞是難得，不是長久沒到這里來了麼？

拉蒙　是的，長久不來了。您怎樣呢？

外套的紳士　我是到樓上來打一下子牌的。打了就早點回家去。您後來怎麼樣？

拉蒙　全沒有什麼怎麼樣，活着罷了。

外套的紳士　在等人麼？

拉蒙　唔唔，等一個朋友。

（註二）Tiziano Vecelli（1477-1576）意大利的畫家，英國人寫作Titian——譯者。

外套的紳士　哦，原來，那麼，還是不要攪擾你罷。再見再見。

拉蒙　再見。（獨白）還是不像會來的。（看錶）十點一刻。（門又開了）哦哦，來了。

（德里妮打扮得非常漂亮的走進來。穿着罩袍，戴着頭巾。看厄拉特報的紳士目不轉睛的對她看。）

德里妮　阿呀，等久了罷！

拉蒙　唔唔，德里妮！先坐下罷。總算到底光降了。

德里妮　可是，不能來得更早了。（坐下）當兵的兄弟來會我……

拉蒙　什麼，兄弟來了？這金字招牌的油頭光棍，現在怎麼樣？

德里妮　油頭光棍？那倒是你呵……無家無舍的俟爺。

拉蒙　來逼錢的罷，不會錯的。

堂倌　晚安。

德里妮　安多尼，給我咖啡罷。（向着拉蒙）不會錯又怎麼樣？來要幾個錢，有什麼要緊呢？簡直好像是到你家去偷了似的。

拉蒙　到不到我這里來，都一樣的，就瓜哩。

德里妮　因爲小氣！

拉蒙　因爲你的兄弟脾氣壞。給這樣的傢伙，也會拿出錢來的你，這才是很大的傻瓜哩。

德里妮　多管閒事。這使你爲難麼？

拉蒙　和我倒不相干的……錢是你的。你又做着體面的生意在賺着。

德里妮　阿呀，好毒！你的嘴是毒的。這樣一種笑法……好罷，不要緊。還要笑麼？眞討厭。

拉蒙　（還笑）因爲你的臉相有趣呀。

德里妮　我可並不有趣，也沒有什麼好笑。（憤然）問你還要笑不是！

拉蒙　會像先前一樣，大家要好的時候一樣的吵嘴，倒也發笑的。

德里妮　眞的是。

堂倌（提着咖啡壺走來）咖啡？

德里妮　是的。唔唔，够了。加一點牛奶。好。（拿方糖藏在衣袋裏）拿這方糖給小外甥，對不對？

拉蒙　沒有法子。她現在拉着一個摩登少年了……第一著是活下去呀。

德里妮　但是，你眞的想她麼？

拉蒙　好像是想了的，好像眞的是迷了的，兩三天裏……一禮拜裏……至多七八天裏是。

德里妮　呵，說是你……眞的想了什麼拉·貝忒拉，好不滑稽。

拉蒙　滑稽？爲什麼？另外也不見得有什麼希奇呀。

德里妮　有的很呢。總而言之，無論是她，是她的男人，是你，叫作『羞』的東西，是一點也沒有的。

拉蒙　謝謝你！

德里妮　眞的是的。那一家子裏，眞也會儘淡集起些不要臉的東西來……

拉蒙　只要再加一個你，那就沒有缺點了。

德里妮　誰高興！我是雖然……

拉蒙　雖然，怎麼樣呢？

德里妮　我麼，雖然……幹着這樣的事情，即使碰着那婆子一樣的不幸，了婚，瞞着丈夫的眼睛的事可是不做的，無論你似的光棍來說也好，比你出色的男人來逼也好。

拉蒙　那麼，爲什麼不結婚的？

德里妮　爲什麼不麼？就是告訴了你，也沒用。

拉蒙　那是沒用的。但你卻嘮嘮叨叨……只要看拉・伊奈斯姊姊結了婚，你也不見得做不到……

德里妮　那也是的。可是拉・伊奈斯姊姊結婚的時候，父親還在工廠裏做事，家裏有錢呀。他不久生了病，可就不行……連水也不大有得喝了。

拉・密拉革羅斯　和我雖然去做了模特兒，可是因爲你們這些畫家再不要臉也沒有的……

拉蒙　約婚的人竟一個也沒有麼?

德里妮　血也沒有淚的這些話還是不談罷……她雖然是生我的母親，可是一想起對手段來，我有時眞覺得要扭斷她的頸子。

（看厄拉特報的紳士喫了一驚，轉過臉來。）

拉蒙　我問問，倒並沒有什麼壞心思，你也還是看破點罷，像我似的……惡鬼呢。

德里妮　的事，臉孔會像也不要緊。幹着這樣的事，要想來想去了……喂，看破不，不成。拉·密拉革羅斯就活着倒還是死掉的好。（用手按着額。）

拉蒙　不再講我的事吧。哦哦，你在點罷。去散步一下，怎麼樣?很好的夜麼，沒有法子。要來接我了。

德里妮　找尋的事情，怎麼樣呢。

拉蒙　有什麼怎麼樣呢。

德里妮　那麼，這里住不下去了?

拉蒙　唔，差不多。沒有法子。只好回家種地去。

德里妮　眞可憐，你原是能够成爲大畫家的人。

拉蒙　（浮出傷心的微笑來）胡說白道！懂也不懂得。

德里妮　懂得的呀。和你同住的時候，誰都這麼說呢。拉蒙是藝術家，拉蒙是會大成的。

拉蒙　但現在卻是這模樣，全都是些不成氣候的東西。

德里妮　哦，那一張畫怎麼了？……我裝着微笑，將手放在胸前的。

拉蒙　燒掉了……那畫，是我能畫的最大的傑作……能够比得上這畫的，另外是一幅也沒有畫出來……。這原是要工夫，沒有工夫，要安靜的……。但你知道，沒有工夫，沒有安靜，也沒有錢。也有人說，就隨牠沒有畫完，這麼的賣掉吧。我對他說，不成！誰賣，放屁！燒掉牠！……就點了火。如果是撕掉，那可是到底受不住的。從此以後，就連拿筆的意思也沒有了。

（疑視着牠版）

德里妮　看吧，這回是你在想來想去了。

拉蒙　不錯，眞的，我忘卻了看破了。唉唉，討厭的人生！（從背心的袋子裏，拿出兩三張捲煙草的骯髒的紙來，攤開一張，又從遍身的袋子裏，掏出煙末來，總算湊成了夠捲一枝的分量。）

德里妮　唉唉，你爲什麼這樣討人厭的？

拉蒙　討人厭？什麼事？

德里妮　連煙末都吸完了，卻還以爲借一個賚爾，（註四）買盒煙，是失了體面的事。

拉蒙　並不是的，煙還有着呢。

德里妮　撒謊！

拉蒙　我不過看得可惜罷了。

德里妮　裝硬好漢也沒有用！你是會可惜東西的人麼？可憐的人。該遭殃的！

（註四）西班牙幣——譯者。

拉蒙　我雖然沒有煙，卻有錢。

德里妮　即使有，恐怕付過咖啡帳也就精光了。

拉蒙　不不，還有的。

德里妮　有什麽呢！喂，來一下，安多尼！拿雪茄來。要好的。

（拋一個大拉（註五）在桌子上。）

拉蒙　不要胡鬧，德里妮，這錢，收着吧。

德里妮　不行的，不是麽？你有錢的時候不也請過我麽？

拉蒙·不過……

德里妮　隨我就是。

堂倌　（拿着一盒雪茄）怎麽了？已經講了和了麽？

拉蒙　你瞧就是……可是，怎麽了？近來沒有彈奏的了麽？

堂倌　（望着裏面）有的，就要開手了。這煙是不壞的，堂·拉蒙。

（註五）也是西班牙幣——譯者。

室麼?

拉蒙　那一枝?

堂倌　就是我拿出來的這一枝。

拉蒙　多謝，安多尼！這雪茄是德里妮買給我的。你拿咖啡錢去……

德里妮　不成，都讓我來付。

拉蒙　這末後一次，讓我來請罷。

德里妮　那麼，你付就是了。

（堂倌擦着火柴，給拉蒙點火。咖啡館的大鋼琴和提琴開始奏起『喀亞·路思諦卡那』的交響樂來。拉蒙和德里妮默默的聽。只剩着美術青年們伐里那畫室麼?

拉蒙　是的，很冷的屋子。

德里妮　是北極呀，但是無論怎麼冷，卻悠然自得得很。

拉蒙　一聽這音樂，我就清清楚楚的記起那時的事，難受得很了！你還記得的議論聲和以這爲煩的別的座客的『噓噓』聲。）

德里妮　那倒是的。

拉蒙　還記得我們倆的打賭罷，我抱起你，說要走到梯子的頭頂，你卻道的麼！我們的生活，不都是蠻野的獨創麼！

德里妮　哦哦，記得的。

拉蒙　可是我贏了！但常到這家裏來的新聞記者卻以爲是誰的模倣。我就是你，也這樣的。你還記得初到那里來住的晚上麼？你說我的眼睛就像老鵰似的發閃……

德里妮　唔唔，那也眞是的。

拉蒙　其實，是因爲愛你呀。

德里妮　那可難說。

拉蒙　眞的，但你卻好像沒有覺得。

德里妮　也還記得白天跑到芒克羅亞去麼？

拉蒙　唉，是的，是的，……不知道爲什麼去的？現在的白天，可沒有那樣的事了。快到拉·弗羅理達的時候，有一個大水窪，記得麼？你怕弄髒了磁漆的鞋子，不敢就走過去，我抱起了你，看見的破落戶漢子們就嚷起來了。但我還是抱着你走，你也笑笑的看着我……

德里妮　那是因爲覺得你叫人喜歡呀。

拉蒙　也許有一點罷。不過和我的意思還差得遠呢……還有，也記得那詩人生了病，躺到我們家裏來的時候麼？

德里妮　記得的。

拉蒙　來的那時的樣子，現在也還在眼面前。外面下着大雪，我們倆圍着爐子，正和隣近的太太們談些閒天。可憐，他眞抖到利害！牙齒格格的響着，那時他說的話，我也還記得的。「到過咖啡館去了，誰也不在。如果不礙事，給在這里停一下罷。」你還邀他喫飯。又因爲他說久沒有睡過眠牀了，你就請他在我們的牀上睡。你自己呢，就睡在躺椅上。我坐着，吸着煙，一直到天明，看見你的睡相，心裏想，這是好心的女人，很好的女人。因爲是這樣

的，所以後來雖然有時吵了架……

德里妮　種缺點的。但是，不過是有時麼？

拉蒙　也不是常常的。所以雖然吵了架，我心裏卻想，她那里，那是有着這樣的各

德里妮　心卻是很好的女人……

拉蒙　（伸出手來，要求握手，）就是你，在我也是一個好人。

德里妮　（中間）不，不，我倒並不是。

拉蒙　死在慈善病院裏了。

德里妮　你知道那可憐的人，那詩人，後來怎麼樣了麼？

拉蒙　不，不，我倒並不是。

德里妮　詩眞的做得好麼，那人？

拉蒙　不知道怎麼樣……我是沒有看過他的東西的。但我想，被稱爲天才的人物，卻像不成器的人們的最後一樣，死在慈善病院裏，誰也不管，那可是不正當的。

德里妮　生在凱泰路尼亞的，留着長頭髮的那彫刻家，怎麼樣了呢？

拉蒙　確是改了行業了。變了鑄型師了。現在呢，喫倒不愁。就是降低了品格，提高了

生活。

德里妮　還有，那人呢？那個唱着歌，裝出有趣的姿勢，瘦瘦的，大鬍子的法國人，怎麼樣了呢？

拉蒙　是在巴黎給那個在路上大聲背誦着保羅·惠爾倫的詩的那人麼？那恐怕是死掉了的。

德里妮　還有那無政府主義者呢？

拉蒙　那傢伙，當了警察了。

德里妮　還有那人，哪，留着八字鬍子的那人呢？

拉蒙　倆都窮得要命，穿着破爛的衣服，可是爲了如果穿上燕尾服去赴時髦的夜會，誰的問題，終于彼此惡罵起來了。八字鬍子後來得了好地位，但那時的褲子這才驚知道洋服店裏叫作什麼名稱的，總之是不過剛剛可以伸進腳去的，褲子是我不連的兩條褲腿子。又用繩將這褲腿子掛在皮帶上，外面還得穿上破外套，來遮掩這並不複雜呢。

德里妮　唔唔，不錯！那才是一個怪人呢！他和一個朋友吵嘴，我也還記得的。那時他們最像樣。

的情形。並且將一枝手杖當作寶貝，但那尖端的鐵已經落掉，而且磨得很短了，要達到地面，就必得彎了腰，並且竭力的伸長了臂膊。這種模樣，是決不能說是時髦人物的趣味的。但有一回，我和他在凱斯台理耶那大路上走的時候，他卻指着坐在闊馬車裏跑過的女人們，說道，『這些女流之輩，以不可解的輕蔑的眼睛在看着我們』哩。

德里妮　不可解的輕蔑！唉唉，出色得很！

拉蒙　眞可憐，這傢伙實在是自命不凡的。

德里妮　那人也死了？

拉蒙　唔，死了。在這里聚會過的一些人，幾乎都死掉了。成功的一個也沒有。替代我們的是富于幻想的另外的青年，也像我們先前一樣，夢着，講着戀愛，藝術，無政府，什麼都像先前一樣，只有我們卻完全改變了。

德里妮　不不，什麼都像先前一樣，是不能說的。你可曾走過我們的老家前面看了沒有呢？

拉蒙　怎麼會不走過！那房子是拆掉了。我知道得清清楚楚。近幾時還去望了一下

舊址，只有一個嚇人的大洞。不下于我心裏的大洞。不是誇張，我可實在是哭了的。

德里妮　走過那地方，我也常常是哭了的。

拉蒙　凡是和自己的回憶有關係的人們總希望牠永久。但是，這人生，卻並沒有那麼重要的意義的。

（有人在外面敲，接着就在窗玻璃外露出一個人的臉）

阿呀，拉·密拉革羅斯和那人同來接我了。

德里妮　什麼，你，要走麼？

拉蒙　唔唔，是的。

德里妮　你和我就這樣的走散，眞是萬料不到的。但你還可以住在這地方，住在這瑪德里，到底比我好。我的事情，大約也就立刻忘記的罷。

拉蒙　你忘記我倒還要快哩。你的前面有生活。回家去就要結婚的罷……太太……孩子……都可以有的。反過來……像我似的女人，前面有什麼呀？不是進慈善病院……就是從洞橋上投河……

（站了起來）

拉蒙　（按住她的手）不行，德里妮，不行。我不能這樣的放你走。你是我會和闊人們說我們是姘頭，是什麼，也不要緊……我是一個小百姓……父親是農夫……田地裏的可憐的勞動者……由我看來，你是我的妻子。所以我不能就這樣的放你走，我不放的！

德里妮　但是，有什麼辦法呢？你這可憐的人。錢是沒有的。和我結婚麼？即使社就要拒絕的。我雖然非不是守了應守的事情的女人，但良心和羞恥……卻並的女人們，是有的呢……況且無論你，無論誰，要我再拿出失掉了的東西來，都可做不到。

（又有人敲玻璃窗。德里妮要求着握手）那麼，從此就連你的消息也聽不

拉蒙　那麼，你……

德里妮　就是聽到，不是也沒有用麼？

拉蒙　你對我，是冷酷的。

德里妮　我對自己可是還要冷酷哩。

破落戶　（默默的望着地面。進來一個穿外套，戴寬大帽子的破落戶，走近桌子去。）

拉蒙　（舉手觸着帽子的前緣）晚安！

破落戶　晚安！

德里妮　晚安！

拉蒙　再見！

破落戶　（向德里妮）你同去麼，怎麼了呀？那邊是已經等着了的。

德里妮　這就是。那麼，再見！（向拉蒙伸出手去）

拉蒙　再見！

（德里妮和破落戶一同走近門口。在那里有些躊躇似的，回顧了一下。看報的紳士　（拉住拉蒙的外套）但是，您想要怎麼樣呀？就是那女人罷，如果她不想走，可以不走的。

拉蒙　唉唉，眞的，您的話一點也不錯。（仍復坐下。堂倌走過來收拾了用過的盃盤，用桌布擦着大理石桌子。）

堂倌　不要傷心了罷，拉蒙。一個女人跑掉了，別的會來的。

拉蒙　現在走掉的卻不是女人哩，安多尼。……是青春呀，青春……這是不再回來的。

堂倌　那也是的。不過也沒有法子。人生就是這樣的東西呀。想通些就是了……因爲是什麽也都要過去的，而且實在也快得很。眞的呢。

看報的紳士　（點着頭）那是眞的。

堂倌　阿呀，怎麽樣？回去麽？

拉蒙　是的，我要去亂七八遭的走一通……亂七八遭的。（站了起來，除下帽子，對那看厄拉特報的紳士招呼，）再見。

看報的紳士　（溫和地）呀，再見！

（拉蒙經過店堂，走出街上。）

美術青年之一　唉唉，藹勒·格壘珂！……他才是眞畫家……

別的美術青年　叫我說起來，是誰也趕不上諦卡諾的技巧的。

跋司珂族的人們

流浪者

昏夜已經襲來，他們便停在夾在劈開的峭壁之間的孔道的底下了。兩面的山頭，彷彿就要在那高處接吻似的緊迫着，只露出滿是星星的天空的一線來。

在那很高的兩面峭壁之下，道路就追隨着任意蜿蜒的川流。那川流，也就在近地被水道口的堤防阻塞，積成一個水量很多的深潭。

當暗夜中，兩岸都被喬木所遮的黑的光滑的川面，好像擴張在地底裏的大的洞穴的口，也像無底的大壑的口。在那黑的漆黑的中央，映着列植岸上的高的黑柳和從羣山之間射來的空明。

宛然嵌在狹窄的山隙間一般，就在常常滾下石塊來的築成崖壁的近旁，有一間小屋子。那一家族，便停在那里了。

這是爲在北方的道路上，無處投宿的旅人而設的小屋之一。停在那里的，大概是希泰諾，補銅匠，乞丐，挑夫，或是並無工作，信步游行的人們。

家族是從一個女人，一個男人和一個男孩子組成的。女人跨下了騎來的雄馬，走進小屋去，要給抱着的嬰兒哺乳了，便坐在石橙上。

男孩子和那父親，卸下了馬上的行李，將馬繫到樹上去；拾了幾把燒火的樹木，搬進小屋裏，便在中間的空地上，生起火來了。

夜是寒冷的。夾在劈成的兩山之間的那孔道上，猛烈地吼着挾雨夾雪的風。

女人正給嬰兒哺乳的時候，男人便懇切地從她的肩頭取下了濡溼的圍巾，用火去烘乾了。並且削尖了兩枝棒，釘在地面上，還是掛上在那一條圍巾去，藉此遮遮風，

火着得很旺盛。火燄使小屋裏明亮起來。灰白的牆壁上，有些也是流浪的人們所遺留的，用桴炭所寫的，很拙的畫和字。

男人小而瘦，頤下和鼻下，都沒有留鬍子。他的全生命，彷彿就集中在那小小的，烏黑的活潑的兩眼裏似的。

女的看着丈夫。不明白，但是愛着的。

男孩歷覽着牆上的文字，看着一半江湖賣解，一半大道行商的那男子。對于那男子，她是連他究竟是怎樣的人也不明白呢，假使沒有很是疲勞的樣子，也許還可以見得是美人。她以非常滿意的模樣，躺在地面上。不多久，兩個都睡着了。嬰兒啼哭起來。母親將他抱起，搖着，用鼻聲鳴他睡去。父子是三個人吃了青魚和麪包。以後，男人便從包裹裏拉出破外套來，給他穿上了。

他們倆都很快地用暗號的話交談，一樣地活潑。

鐘之後，這應急的窠裏，已經全都睡着了。對于流宕的自由的他們的生涯，平安幾分，幾乎是寒風吹動，呻呼，一碰在石壁上，便呼呼地怒吼。

地，幾乎幸福地。

外面川水以悲聲鳴着不平。引向水車的溝渠中，奔流着澎湃的水，奏着神奇的盛大的交

響樂。……

第二天的早晨，騎了馬，抱着嬰兒的女人和那丈夫和男孩子，又開始前行了。這流浪的一家，愈走就愈遠，終于在道路的轉角之處，消失了他們的蹤影了。

黑馬理

在古舊的小屋子門口，抱着小弟弟的只一個人，黑馬理，你是整天總在想些什麼事，凝眺着遠山和青天的罷。

大家都叫你黑馬理，但是這因爲你是生在東方魔士君王節日的，此外也並無什麼緣故呀。你雖然被叫作黑馬理，皮膚卻像剛洗的小羊一般白，頭髮是照着夏日的麥穗似的黃金色的。

當我騎馬經過你家門前的時候，你的早晨，第一個抱起了你的我，一見這有了年紀的醫生呵。一見這在你出世的那寒冷

我多麼記得那時的事呵，你不知道！我們是在廚房裏，靠了火等候着的。你的祖母，兩眼含淚，烘着你的衣服，凝視着火光，深思着的。你的叔父們，不錯，亞理司敦的叔父們，談着天氣的事，收穫的事。我去看你的母親，還到臥房好幾回呢。到那從天花板上掛着帶鬚的玉蜀黍的狹小的臥房裏。你的母親痛得呻吟，好人物的訶舍拉蒙就是你的父親，正在看護的時候，我還站在窗口，看着戴雪的樹林，和飛渡天空的鶇鳥隊之類哩。

使我們等候了許久之後，你總算揚着厲害的啼聲，生下來了；人當出世的時候，究竟爲什麼哭的呢？因爲那人所從出的『無』的世界，比從新跨進的這世界還要好麼？

就如說過那樣，你大哭着，生下來了。東方的魔法的王們一聽到，便來在要給你戴的頭巾裏，放下一盾銀錢去。這大約便是從你家付給我，作爲看資的一盾罷……

現在你，我一經過，我騎了老馬一經過，就躲起來。唉唉！我這面，也從樹木之間偷看着你的。爲的是什麼呢，你可懂得不？……一說，你就會笑起來罷。……我，這老醫生，即使叫作你的祖父也可以，眞的，倘一說，你一定要笑的。

你就好看到這樣！人們說，你的臉，是曬得黑黑的呀，你的胸脯，還不够飽滿呀。也許這

樣的罷，那是。但還因爲你的眼睛，有着無風的秋日的黎明一般的靜，你的通黃的麥地之間的罌粟花一般的顏色呵。

況且你是又良善，又有愛情的。這幾天，是市集的星期三，可記得呢？你去了，你不是抱着小弟弟，在自己的田地裏游逛麼？

小鬼發脾氣了。你想哄好他，給看着牛呀。給看着，而且始終用長尾巴拂着腳的戈略和培耳札呀。

跑去，

你對頑皮的小鬼頭說了罷，『阿，看戈略罷……看那笨牛……哪，寶寶，問他看，你爲什麼閉眼睛的？那麼大，那麼傻的眼睛……阿，不是長着角呀，不要搖尾巴呀！』

麼……好，

于是戈略走到你的身邊，用了反芻動物所特有的悲憫的眼色看着你，伸出頭來，要你撫摩那生着旋毛的腦窩。

你又走向別的一頭牛，指着他說了，『那個，那是培耳札……哼……多麼壞的牛呵……寶寶和姊姊都不喜歡這頭牛，喜歡戈略，哪。』

小鬼也就跟你學着說，『喜歡戈略，哪。』

來了，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哭起來了。一

赤子之心的呵。

你想小弟弟不吵鬧，還走着給他看搗亂

步的雞，蹣跚亂走的胡塗的豬，不是麼？

小鬼一安靜，你便沈思起來了。你的眼睛

也望着優游青天的白雲，落在林中的堆積的

麼也沒有看呵。

放夢的花的神奇之國的什麼呵。

你的眼，是看着一點什麼東西的。然而這

今天經過的時候，我看見你比平時更加

的，然而有些不知什麼苦處，嚼着薄荷的葉呵。

沈思了。你坐在樹身上，惘惘然忘了一

切似

芽，開

是什

哩。你

開快

懷着

哭起

移家

唉咳，唉咳，黑馬理，試來說給我聽罷，你是想着什麼，而凝眺着遠山和青天的。

兩個人從早上起，就往新居，等候行李馬車的來到。直到晚上五點鐘前後，這樓下的門口，停止了。

搬運夫們很有勁，將窮家私隨處磕撞着搬上來。因爲那混亂，在寒儉的這家最值錢的客廳用的長椅子和臥房的門上的玻璃，都弄破了。

馬車夫說是小小的車子上，行李裝不完，所以說定是兩盾的，這時要三盾。搬的酒錢要得不够，就說了一些不好聽的惡話。

時候已經晚了，只靠一盞將滅的燈，夫婦開手將家具放在各各的處所。孩子用渴睡似的聲音，呼着母親，跟在她的後面，趁勢玩着，從紙馬的肚子裏拉出麻屑來。但也便生厭，把牽住了衣裾。母親于是取出火酒燈，將中午剩下的雜碎，檢一些到勺鍋裏，温起來，給孩子

喫。後來就領到牀上去了，卽刻呼呼地，孩子也就睡着了。

她又出來了，來收拾已經開手的東西。他一歇可好呢。一看見你做得不歇，我就覺得很難平靜。坐在這里罷。」

「歇罷。」

她坐下，用那染了灰塵的一隻手，按住了他是相信着不久便可以復職的。卽使萬一不能，也有店家說過，如果一可以，就來做帳房。到那時爲止的生計，大約未必有什麼爲難罷。這回的家，因樓，所以太高些。然而惟其高，倒一定爽朗的罷。得顯示着寂寞精光的陰森的，那冷冷的壁，滿的話，都浮出陰沉的笑來。

她是決計了的，凡男人所說的事，她都點了片刻，她又站起來了，並且說——

「我休息可是沒有豫備晚膳的工夫了呵。」

頭。

們前面的時候，因爲對于傷心的印象而感到的一種滿足，又停了一些時。

他們在伊薩貝拉二世的廣場上的噴泉汲了水。待到又經過那成了團塊，睡着的人

亞列那爾街上，是在板路上，發着沈重的雄壯的音響，走過了許多輛馬車，

經過王國劇場時，看見蜷臥地上的人類的團塊。

四月的夜，給他們起了寒冷的討厭的心情。

了。

「她將圍巾搭在肩上，拿上一個罐。他也將一個瓶藏在外衣下。于是悄悄地走出外面

「她到廚房裏洗手去了。然而水道裏沒有水。

「阿呀呀，水也還得去汲呢。」

「就回來的。不要緊，不會醒的。」

「孩子呢？」

「那麼，我也一同去。」

「不，我去買一些什麼來罷。」

「不要緊的。（他說，）我一點也不想喫。今天就減了這個，睡覺。」

他一到家，都默默地走上樓梯去。于是便上了牀。

極微的聲音，也都聽得到。一聽到遠遠地沈重的雄壯的馬車聲，眼裏便看見睡人們的模樣，心裏是人類的一部份的無依的被棄的情形。暗澹的思想使他苦惱，一種大恐怖塞滿他的心中了。他以爲不該驚醒她，竭力抑制着身體的發抖。她呢，因爲天的勞碌，見得是睡的極熟了。然而並不然……她用極弱的聲音呻吟着……

「孩子……」她吞住話，啜泣了。

「什麼地方不舒服麼？」他問。

「什麼！孩子？」他直坐起來。

「不，先前的孩子……貝比德呵，……你知道麼？……到明天，正是他死後的二週年了……」

「唉唉！我們怎麼只有這樣傷心的事情的呢！」

禱告

他們是十三個。是爲危險所染就，慣于和海載着一個女子，是船長的妻。十三個都是海邊人，備着跋司珂種族的特一般的海，因而死掉了的眼珠等，便是。色。大坎泰勃里亞的海，是熟識他們的。他們也熟的頭，尖識波和風的。又長又細，漆得烏黑的大船，名叫『亞蘭札。』跋司珂語，意義就是『刺。』短檣一枝，揚着小小的風帆，豎在船頭上。……

傍晚，簡直是秋天。風若有若無，波是圓而穩，很平靜。帆幾乎不孕風，船在藍海上，帶着銀的船迹，緩緩地移動。

他們是出穆耳德里珂而來的，要趁聖加德林節，和別的船一同去打網，現在正駛過

兒巴的前面，

天上滿是鉛色棉絮一般的雲。雲和雲的破綻間，露着微微帶白的藍色。中，成了閃閃的光線，迸射出來，燒得通紅的雲邊，顫抖着映在海波上。

十三個男人都顯着茫然的認眞的相貌，幾乎不開口。女人是頗有些年紀了，用了粗的編針和藍的毛線團，編着襪。船長是莊重的寂靜的臉相，將帽子直拉到耳朵邊，右手捏定代舵的槓子，茫然凝視着海面。毛片不乾淨的一匹長毛狗，在船尾巴，坐在靠近船長的椅子上，但牠也是人們一般，無關心的看着海。

太陽漸漸下去了……上面，是從火燄似的紅，銅似的紅，到灰色的各種的調子，鉛的雲，大的鯨形的雲等。下面是，只有帶着紅，淡紅，紫這些彩色的海的蔚藍的皮膚。間以波的旋律底的蜿蜒……

船到伊夏爾的前面了。山氣濃重的陸風拂拂地，在海岸上，已看見向着這面的崖壁，山巖。

突然，在這黃昏的臨終之際，伊夏爾的教堂的時鐘，打出時辰來了。于是『三位禱告』

的鐘，便如徐緩而有威嚴的莊重的聲音一般，
着他。船長一脫帽，別的
的沈鬱的妻從手中放下了編織。大家就一
天候，一晚，風已經大了起來。布帆一受空
下銀的船迹，向暗中直闖進去……
他們是十三個。是爲危險所染就，慣于和
海相戰鬬，不管性命的十三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山民牧唱
作者＝巴罗哈著鲁迅译
页数＝１２８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１６４
出版日期＝１９５３年０４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